

學哲與寧列

譯泉鏡江

行印社版出同大

列寧與哲學

江鏡泉譯

延安大同出版社印行

一九三八年一月出版

列寧與哲學

- (一) 從馬克思——經過蒲列哈諾夫——到列寧
- (二) 列寧與辯證唯物論(哲學，方法，史的唯物論)
- (三) 列寧主義與唯物辯證法

列寧與哲學

從馬克思——經過蒲列哈諾夫——到列寧

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唯一徹底革命的理論——無產階級解放的武器，所以牠必然遭各種反動的妥協的學者底曲解，修正，這是無疑義的。我們不必詳細去分析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情形即就哲學這一方面也就可以看出。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即辯證唯物論是唯一完滿的科學宇宙觀，方法論。馬克思與恩格斯為完成這哲學體系會與各種唯心論與舊式唯物哲學鬥爭，克服了牠們的缺點，吸收了牠們肯定的貢獻，才系統地在哲學上建立了穩固的地位。可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自馬克思與恩格斯逝世以後，不但不會得着一般當時馬克思主義的了解，而且甚至遭受了蔑視。

十九世紀末修正主義派的理論家如比倫斯坦（Perstein）（註1）最先攻擊馬克思的。

辯證唯物論哲學，他們根本否認牠的意義和作用，他們竟鄙視唯物辯證法等於「死狗」，不值得一顧，同時他們主張馬克思主義與康德的唯心哲學結合。這種態度並不是修正主義者的特點而且是一般當時所謂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的普遍觀點。鮑埃兒（Otto Bauer）、亞特里（Friedrich Adler）等新康德哲學派老早就公然地宣傳康德的唯心哲學，提倡馬克思主義與康德哲學親嘴「向康德後退」，辯證唯物論這個名詞在他們心目中早就不存在了。至若，鼎鼎大名會轟動一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的領袖考茨基（Karl Kautsky）（註2）對於這一個問題的態度原則上並沒有任何的分別。

當比倫斯坦開始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考茨基曾堅決地反駁他，在一般說來當時的考茨基無疑地是站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可是他的機會主義本質在當時就既然曝露出來了。在哲學方面來說考茨基完全蒙蔽了比倫斯坦的錯誤，不加以反駁，事實等於默認了修正主義的理論。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Neu zeit）對於哲學的論戰完全取中立的態度，他們不分黑白地登載新康德派，馬赫派，唯物論者的論文，但對於馬

克思主義者應取的態度却一言不發。這種折衷主義的觀點正表示他們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本質和意義。

考茨基當他尚未叛變以前，在馬克思主義的鬧場上會有不少的功績，這一點我們並不否認，可是如果嚴格的分析起來，考茨基並沒有完全站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最主要的就是宇宙觀，方法論兩方面。考茨基發表了不少的作品，尤以社會學，經濟學問題爲多，然而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始終找不出考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方法論的態度，如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唯物辯證法的規律和作用等問題他竟避開不談。

考茨基這種態度絲毫不是偶然而正是修正主義派蔑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現象。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宇宙觀，方法論，如果不了解牠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學說但無從認識。考茨基因爲輕蔑辯證唯物論，所以他在宇宙觀，方法論上有許多缺點，這一點在他許多著作中如「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與增殖」「唯物史觀與人生哲學」等（指革命的時期中的作品）都明顯地可以看出。

考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旨目，從下面一段話中更具體表現出來。一九〇八

年在俄國哲學界產生了馬赫派與馬克思主義派的爭論，當時曾有一位俄國勞動者班戴民齊（Bendinze）請教於考茨基，究竟馬克思主義可否與馬赫主義結合在一起。考茨基的回信發表於「戰鬪雜誌」（Der Kampf）的第七號上，現在特別引出其中比較有趣味的一段如下：

→ 你是在問馬赫（Mach）（註3）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這要由於各人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而定。在我自己，我不認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哲學，不過經驗的科學（？）關於社會的特殊解釋而已。這個解釋雖與唯心論哲學不相配合，但與馬赫的認識論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在我個人不能找尋出馬克思和狄慈根（Dietzgen）（註4）見解不同的地方。而馬赫則誠和狄慈根非常接近。

接着又說！

「但在馬赫和狄慈根的弟子之間的差異雖作別論。馬赫主義和狄慈根的信徒寫了許多異劣的著作，如主張普列哈諾夫是形而上學者。但若問普列哈諾夫是否真確地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我的回答是：馬克思沒有哲學，祇宣告了一切哲學的終結」（其中

圈點是我加上的——如心)

從上面引來的話中可以看出考茨基一方面否認馬克思沒有自己的哲學，他方面却又承認馬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分別，這是說馬赫的唯心哲學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哲學可以調和——考茨基思想的糊塗也就可想見了。

考茨基在他尚未會叛變以前和叛變以後的理論有密切的聯繫，在哲學方面說，在未叛變以前既然站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到叛變以後便公開的曲解，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哲學。

考茨基叛變後的理論，在他的一九廿七年發表的巨著「唯物史觀」（該書共分為兩冊約數十萬字，大多數是由他過去所發表的論文中集起來的）得着系統的完成。考茨基在該書中公然地的宣言馬克思主義與康德，馬赫，等唯心哲學結合的必要，他完全曲解了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否認了唯物辯證法的意義，甚至無恥地說黑格兒唯心神秘的辯證法尚優於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的話。「唯物史觀」可以說是考茨基哲學修正主義的「百科全書」，也就是整個社會民主黨曲解馬克思理論的結晶。

在這個充滿着修正主義的空氣時代中，有一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撐着正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旗幟，堅決的反對一切曲解，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並系統地闡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本質，這便是偉大的蒲列哈諾夫（Plekhanov）。

蒲氏無疑地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不只是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佔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的領域上均有莫大的意義。蒲氏可以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後第一位起來站在正統的革命的立場，徹底的與各種反動的反馬克思主義傾向及修正主義鬥爭的理論家，他在平生中曾系統地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特別是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方面。

當比倫斯坦開始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蒲氏最先出來批評比倫斯坦的錯誤，在哲學領域上他闡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本質，堅決地揭破用馬克思主義與康德哲學調和的企圖底反動性。在俄國方面蒲氏也會與各種唯心哲學形式如民粹派（Nar odnik）的主觀唯心論，新康德派，經驗評判論等鬥爭，在這一點上蒲氏確是一位偉大的戰鬥唯物論

者。

蒲氏哲學著作甚多：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史的一元論」（中譯南強版），「有神派與波古唐謀夫主義」，「馬克思的基本問題」（中譯有七八種），「從唯心論到唯物論」（中譯有滬濱、神州等版），這些都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的參考材料。蒲氏哲學思想的豐富和奮鬥的精神不但爲一般羣衆所欽佩，卽就偉大的列甯（Lenin）也會特別的稱許他，照列甯的話，蒲氏的哲學作品是世界馬克思主義材料中最好的，每一個黨員如果想做一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研究牠。

蒲氏雖然有這樣偉大的貢獻，可是他仍不免有許多的缺點指出，這缺點在了解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上嚴重的意義。蒲氏的哲學觀點一般說來無疑地是正確的，如辯證唯物論的本質，牠的本史根源，唯物辯證法的本質，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關係等問題蒲氏原則上完全正確的解決了，我們所謂缺點主要的是指辯證法問題。

辯證法的歷實和作用，在過去完全被曲解了，大多數均視辯證法爲「唯心神秘的殘餘」，蒲氏最先把這種錯誤糾正了，他闡明馬克思與黑格兒的關係和唯物辯證法的本質

，看辯證法爲「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在這一點上無疑地有莫大的功績，可是站在澈底的辯證法立場蒲氏仍不免有許多缺點，如辯證法的本質和規律問題，他不會具體的把握着辯證法的核心卽矛盾合一律，在對立的統一物中去認識事物，此外辯證法與認識論關係問題，他也不會正確的了解，甚至把辯證法與認識論互相對立起來——這些錯誤偉大的列寧（註5）在他的哲學作品中曾論及。

以上所指出的理論錯誤，還不足以了解蒲氏的缺點，我們這裏必須指出，他的哲學錯誤的重心，這便是理論與實際問題。蒲氏在理論上是一位偉大的辯證唯物論者，可是在實際上就不是這樣，他的理論辯證法（Theoretische Dialektik）不能與實際辯證法（Praktische Dialektik）相適應。辯證法並不是純粹主觀理性的產物而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所以沒有客觀辯證法便不能產生理論的辯證法——卽主觀的辯證法，實際的辯證法這樣便決定理論的辯證法而不是相反。辯證法者的任務因此在把握這客觀的實際辯證法，不然辯證法便變爲純粹的詭辯論。

實際辯證法一般說來是指社會鬥爭的發展規律，辯證法者的任務在具體的分析社會

階級力量的聯繫，社會的經濟條件……整個發展過程，把握這些複雜現象的本質，蒲氏的最大缺點是不會完成這一點，他雖然是一位偉大的辯證唯物論者可是因為有了這種原則上的錯誤，使他的辯證唯物論常常變為主觀的詭辯論，折衷主義。

我們並不否認蒲氏在某個時期確也會具體的把握這實際的辯證法，例如當他堅決的反對民粹派，經濟派（*Oekonomist*）的時候，許多的問題如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問題，政治鬥爭問題等他都能够以唯物辯證法的眼光正確的去解決牠，可是一般說來就不是這樣。尤其是當他脫離了布爾雪維克的路線時（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起他既然完全變為一反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重要政治問題如革命動力問題，農民問題，國會問題，革命轉變問題，政權問題等他完全站在反辯證唯物論的立場，蒲氏的理論可以說根本破產了。

蒲氏因為有這種嚴重的錯誤，所以結果使他退出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戰線走向機會主義的道路。蒲氏一生的奮鬥結果是這樣。當然這種缺點並不減少蒲氏的偉大歷史意義，不過提及蒲氏在哲學上的地位，我們絕對不應該忘記這一個教訓，每一個革命的馬克

思主義者都應該從這里去得着正確的結論。

關於蒲氏在哲學上的地位我們可以概括地這樣說：他第一次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哲學上的事業，系統地闡明辯證唯物論、辯證法學說，堅決地與各種反動，妥協的傾向鬥爭，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本質，並在某種程度上具體運用於新時代的社會分析，不過因為許多原則的缺點，結果使他不會到底成爲一位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蒲氏這種缺點只有偉大的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才完全克服了，辯證唯物論哲學到了列寧便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列寧出現於社會鬥爭舞台後於蒲列哈諾夫，當他開始活動時蒲氏在革命運動中既有了相當的地位。列寧的哲學思想無疑地會受蒲氏的影響，這一點在列寧的通訊中可以看出。

列寧開始研究哲學據一般的推測約在九十年代末葉於西比利亞放逐中，當時蒲氏正在熱烈的攻擊比倫斯坦的修正主義，同時俄國方面新康德派學者如斯特魯夫（Struve）

(註○)勃兒加可夫(Bulgakov) (註?) 等的活動激動了列甫對於哲學問題研究的興趣。他當時既着手羅集材料，盡心研究，並涉及哲學之古典的研究，尤其是對於康德的哲學。在一八九九年四月通訊中這樣的說：

「我很有興味地再三反覆誦讀唯物論史 (按本書為蒲列哈諾夫所著，(中譯有泰東版改名為「近代唯物論史」——如心註)。同樣地我又讀了普列哈諾夫在「新時代」中所發表的反比倫斯坦和斯米特 (Konrad Schmidt) 的各篇論文……以及我們康德派所大加讚賞的斯塔姆婁 (Stammle) 的「經濟與法律」(Wirtschaft und Recht)。然後我斷然立在一元論者 (指蒲列哈諾夫——如心) 方面了。對斯塔姆婁我特別憤怒他。我看見他沒有任何嶄新的內容和顯著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除認識論的煩瑣哲學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以最惡劣的詞句，表示愚劣的辯護士模樣的「定義」，故其結論亦同樣的愚劣。在讀了斯塔姆婁以後，我再讀斯特魯夫和勃兒加夫在「新語」上所發表的論文，而感覺對新康德派有嚴正估計的必要，我不能自制，我對斯特魯夫的抗辨中 (對他在「科學評論」上所發表的論文)，非大加攻擊不可。我說「我不能自制」，因為我自知在哲學上沒有充

分研究以前，是不能產生關於這些問題著作的。現在我正在研究這些問題，以荷爾伯（Holbach）和黑爾維濟（Helvetius）為起點再進而研究康德。我既經得到最重要的古典哲學的主要著作」（列甯文集第四卷三十三頁）。

當然，我們絕對不能說列甯在當時完全在蒲氏的影響下，自己對於哲學的論戰毫無獨立的意見，反之列甯在這個時候既經站在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正確地把握着論爭的本質而且當時對於普列哈諾夫躊躇猶豫的態度既表示不滿。一八九八年九月列甯致頗特來日西夫（Patessov）的信中寫道：

「我很驚奇，唯物論史的著者（指蒲列哈諾夫——如心）之反對新康德派，在俄國的文獻中，竟沒有取堅決的態度。這樣使斯特魯夫和勃兒加可夫得於哲學上某個特別問題上認他們自己的見解已為俄國文壇定論之一」（列甯文集第四卷八一—九頁）。

列甯在當時沒有參加直接論戰，這也是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底結果。列甯在放逐時所得的參考材料異常之少而且最新的文獻須經過許久的時間才能收到，列甯在這種條件之下當然不容易從事著述，可是這一點並不能作為輕視列甯的話柄。

列甯以後在革命工作過程中仍不斷的努力研究哲學，一九〇八年俄國發生了馬赫主義派如波古唐諾夫（Bogdanov）（註8）巴柴洛夫（Bašdov）（註9）等與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甯特別在長期中準備了他的偉大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Materialism us und Empirismus）中譯有明日書店版）並且因為羅集材料，他曾在倫敦圖書館花了不少的精神，作長期的研究，凡讀過該書的人們都可以看出列甯對於哲學問題研究的高深。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前夜，列甯會特別的研究黑格兒（Hegel）的「邏輯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巨著，並且每章每段詳細的加以註解，最近發表的「黑格兒「邏輯學」筆記」便是他研究該書的結晶（按該筆記發表於一九二五年，最先在莫斯科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雜誌登載了一部份，以後又由列甯學院訂成專冊「即列甯文集第十卷」出版）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哲學文件如對於亞里士多得（Aristotele）的「形而上學」（Metaphisik）作品和萊布你茲（Leibniz）（註10）的「單元論」（Monadologie）作品研究的筆記等，均保留在列甯學院。尙未曾公佈。

列甯這種研究精神一直到他逝世日還不會停止，當他患着重病時他還替「馬克思主

義旗幟之下」雜誌作一篇社論即「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規定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工作方向，列寧這種努力的精神真令人佩服。

列寧是一位最澈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或者照他自己所說的偉大的戰鬥唯物論者，他非常堅決地反對各種哲學的唯心論，不論牠的形式如何，他最能站在正統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糾正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我們只要看一九〇八年哲學論戰中列寧的態度也就可以知道。

哲學論戰始於一九〇四年。馬赫主義派的首領波古唐諾夫發表了他的「經驗一元論」(Empirio-monismus) 第一篇及「實在論的世界觀綱要」，列寧在該書發表後即刻便指出波氏的錯誤，不過波氏當時一般說來尚是一位布爾塞維克的主要份子，所以列寧沒有公開的反駁他，可是這一點絲毫不曾蒙蔽他們的矛盾。

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列寧給高爾基(Gorky) (註11)的信中有下面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列寧對於波氏哲學的否定態度：

「在一九〇四年的夏季和秋季，我們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居然與波古唐諾夫攜手，而

造成以哲學爲中立地帶的暗默同盟，而且這個同盟在革命的時期中繼續的存在着，社會民主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戰術是貌合形離中成功的了，而且這個戰爭，我深信是唯一正確的戰術。

「在革命的烈火中沒有研究哲學的餘暇。一九〇六年，波古唐諾夫于獄中寫成了「經驗一元論」的第三篇。是年夏將此書寄贈與我，我便通讀了一遍，當我讀此書時，我是十二分的怒，因爲這分明是他已完全走入了反馬克思主義的迷路墳上去了」（列甯文集第四卷九一頁）。

波古唐諾夫不但不因此而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且更進一步勾結其他馬赫主義信從如巴學洛夫，尤西奇維持（Ysyike Bicheh），秋爾諾夫，（Chenov）（註12）等公開的宣傳馬赫的經驗評判論，攻擊馬克思主義哲學派，曲解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他們共同發表了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會引起正統派的攻擊。除此以外，他們還與一部份社會民主主義的智識份子所謂「神的創造」（BogstroitelstBo）「神的尋求」（BogiskatelstBo）相結合，這一派的代表如魯拿茶爾斯基（Lonucharsky）（註13）高爾基等創造所謂「社會

主義宗教」的反動學說，反對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派在這種條件便公開與馬赫主義派開始宣戰了。

列甯當時對於這種傾向異常憤怒，他完全主張堅決地和他們鬥爭，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列甯給高爾基的信中曾有一段論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大綱」。足見他的態度何等堅決，現在錄在下面：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現在已出版了。除修伏羅夫（Евровов）的論文以外，我均已通讀一遍（修氏的論文，我現在正在讀牠），當我按篇的讀下時，憤怒的情緒亦因而激大。否，這並非馬克思主義，我們的經驗評判論者，經驗一元論者，經驗象徵主義者，走入了泥污中了。以爲「信仰」外界的實在性是「神秘性」（巴柴洛夫）；混淆唯物論於康德主義中（巴柴洛夫和波古唐諾夫），宣傳不可知論的一變種（經驗評判論）及唯心論（經驗一元論）；向勞働宣傳「宗教的無神論」和最高人類的力的「神化」（魯那茶爾斯基）；誤認恩格斯的辯證法理論爲「神秘主義」（李爾孟）；吸飲法蘭西「實證主義者」——不可知論者，或形而上學者——之思想的泉水，而以之與其「象徵的認識論」混在一

起(由西奇維持)。唉，萬事休矣!!(列甯文集第四卷九二頁)。

列甯無論對於任何理論的鬥爭都抱同樣的態度，他十二分明顯的了解理論的鬥爭並不是純粹的「筆戰」而是整個階級鬥爭的一部份，所以任何的小小錯誤，往往做出重要的反馬克思主義結論，列甯因此堅決地站在正統派的立場與一切修正主義傾向宣戰。

哲學的論戰，照一般市儈的觀點，似乎是一種超然一切的東西，可是這種論調與列甯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列甯是一位最偉大最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所以他從不會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作為純粹抽象的東西，反之哲學在他看來不過是行動的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正是因為這樣列甯非常注意哲學的論戰，他因此甚至暫時拋棄了黨的工作(列甯因為從事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著作甚至疏忽了黨的中央機關報)來參加這方面的戰線。列甯認為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黨員也應該是一位戰鬥的唯物論者，所以他應該不客氣和各種反動的妥協的哲學傾向鬥爭，不妥協地，不畏縮地擁護辯證唯物論的理論。

一九〇八年三月廿四日列甯給高爾基的信中有下面的一段話提及這一個問題：

「你必須理解，並一定能理解，如果黨員誤信了一個絕對錯誤的而且有害的說教，我們便有糾正的責任。若我們沒有認定這部書（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如心）徹頭徹尾，自上至下，自馬赫到亞凡納里斯（Arenaris）（註14）是愚劣的，錯誤的，有害的，則我們便不應亂打警鐘，——但我之認定這部書的錯誤，已由我得知波古唐諾夫，巴柴洛夫一派之知識的泉源以後，愈加堅決了。普列哈諾夫之反對他們，是完全正當的。但他不能夠，不願意，或太懶；具體點，詳細點，簡明點說，他不知以鋒利的哲學光芒警誡讀者。但我不計一切，我用我自己的方法說去。」

「這裏還有什麼調停」的餘地呢？親愛的高爾基。這是不值得一笑的喲！這個鬥爭是無可避免的了。黨人們不得努力含默成回避這個鬥爭，應該注意黨的實踐上所必要的活動。請你注意這一點，俄國布爾塞克黨十分之九的黨員將援助你並將對你表示十二分的謝忱。」

「那麼怎樣去幹呢？保守中立嗎？不是！不能夠並不允許有保守中立的餘地。總之，這次鬥爭與鬧意氣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列寧文集第四卷）。

我們從這里異常明顯地可以看出列甯對於哲學論戰的態度是何等堅決，是何等慎重！這種態度與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叛徒比較真差得有十萬八千里之遠。考茨基以為馬克思主義甚至可以和馬赫哲學調和而列甯則認為不論任何哲學的原則底曲解和修正結果將完全脫離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一方面是修正主義的機會主義論調，他方面却是革命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列甯這種態度不但與那些修正主義者根本不同而且與偉大的蒲列哈諾夫也有重要的分別。蒲氏當然也曾堅決地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傾向鬥爭過，了解哲學的鬥爭與整個階級鬥爭的聯繫，可是往往在鬥爭過程中他始終表示出不甚堅決，不甚徹底，時常對於某種反馬克思主義傾向躊躇護步，這種猶豫態度常被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利用。譬如我們將反馬赫主義的波古唐諾夫的鬥爭來作一例說罷。當波古唐諾夫在一九〇四年開始發表他的「經驗一元論」反對馬克思主義時，蒲氏對於這種傾向沒有任何的表示，甚至當波古唐諾夫勾結其他經驗評判論者，經驗象徵主義者進攻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時，他的態度仍舊模糊不定，最後經列甯發起蒲氏才開始批評牠。

列寧對於波古唐諾夫派的態度却不是這樣。當波氏開始發表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作品時，他即刻便直接地通告波氏，叫他應該改正錯誤，以後儘力的以友誼的地位規勸他。波氏當時在政治路線上曾與蒲氏和列寧站在布爾塞維克的觀點，但是這一點並不能減輕列寧對他的注意，列寧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報上與波氏聯絡，他方面又在哲學上對他作種種批評，這種策畧無疑地是必要的。以後列寧看見波氏不但不承錯誤而且更進一步勾結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份子作反動的宣傳，列寧便不顧一切與波氏宣戰，直到完全與波氏決裂。列寧這種態度正是表現他的偉大，他的思想底澈底——這是凡研究列寧哲學的人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列寧生平關於哲學問題的論著在數量上並不多，比較蒲列哈諾夫的百萬言巨著當然瞠乎其後，可是在量方面列寧的作品在哲學上佔特別重要的地位，牠不只是站在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闡明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的本質和意義而且在許多問題上繼續着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向前發展。

列寧的哲學著作（指既經公佈的作品）除零碎的論文不算外，最重要的便是他的「唯

物論與經驗評判論」和最近公佈的「黑格兒『邏輯學』筆記」兩部。「唯物論與經驗評判論」完成於一九〇八年，牠的主要內容是闡明辯證唯物論的本質，揭破經驗評判論哲學和牠的各種派別的錯誤，在牠的性質上是一種論爭的作品，可是這一點絲毫不減少牠的肯定作用，列甯在該書中不只是反駁馬赫主義派的理論而同時系統地闡揚辯證唯物論哲學的內容。所以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上佔特別重要的地位。

「黑格兒『邏輯學』筆記」是列甯在世界大戰前夜研究黑格兒的「邏輯學」的記錄本，牠的目的在羅集黑格兒辯證法思想的精髓，加以一番檢討，所以我們絕對不能把牠作為普通的筆記看待，牠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上有異常重要的意義。這篇筆記主要的特點是在牠繼續着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統觀點，對唯物辯證法作進一步的闡明，所以許多方法論問題在那里得着更明顯的解決。

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人們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雖然鍛鍊了辯證唯物論哲學體系，可是因為種種關係哲學問題的各方面的未曾有系統的說明，尤其是辯證法問題。辯證法的本質和作用，黑格兒辯證法的缺點和其他許多方法論問題無疑地在馬克思，

恩格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得明顯的解說，可是這不過是一般的原則，這些原則仍須具體化，系統化。蒲列哈諾夫對於這方面雖然本質上把握了，然而因為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哲學的中心偏於宇宙觀方面，哲學家的任務在那個時候主要的在闡明本體論（*Ontologie*）認識論（*Erkenntnis-Theorie*）的本質，因此方法論問題不會得着普遍化，具體化。

列寧的筆記在這一點上有莫大的意義，牠進一步對於方法論問題，更深的探討，所以這篇筆記之中有許多問題如邏輯的本質，黑格兒辯證法的意義和缺點……等都得着更完滿的解釋，牠在哲學上的作用不亞於恩格斯的「自然界的辯證法（*Dialektik der Natur*）」尤其是現在鍛鍊唯物辯證法學說系統的任務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界中心口號的時候，更增加了牠的意義。

列寧在哲學上的偉大，不只是因為他堅決地與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鬥爭，闡揚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和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最能具體運用辯證唯物論於革命行動的哲學家，哲學是他平生行動的指導，在這里他不只與那些「純粹」哲學家不同而且與蒲列哈諾夫有重要的分別。在上面我們既經指出蒲氏的缺點，牠給列寧完全克服了。

以上我們不過在一般上指出列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地位和作用至若更深刻的認識列甯哲學的思想，我們只有直接分析他整個的理論體系。

列寧與辯證唯物論

列寧的哲學思想異常豐富，如果要詳細的分析起來，自非長篇巨著不成，作者在這里的任務不過是指出列寧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中主要的貢獻，他的哲學思想底整個方向，作一概括的說明。我們爲便利起見分爲哲學與方法論兩部份來說，先說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

在上面一章的開首我們既經簡單的介紹過比倫斯坦修正主義派和考茨基對於哲學問題的態度，他們這種輕蔑，鄙視的觀點是由於他們對於辯證唯物論哲學旨目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後一般社會民主黨理論大多數都不會正確的了解辯證唯物論的本質和作用，他們以爲馬克思主義理論不一定需要辯證唯物論作爲宇宙觀，方法論的基礎，這種「可有可無」的市儈論調遂使他們病着哲學論戰的時候，操「中立」的態度甚至有些公開的主張馬克思主義與唯心哲學結合，取消了辯證唯物論的地位——這樣的觀點與列寧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列甯從不曾看辯證唯物論爲「可有可無」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部份，他反之，看牠爲馬克思主義整個體系的理論基礎——不可缺少的理論柱石。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三個根源與三個組成部份」的一篇論文中他很正確的指出這一點，他說明馬克思如何創造了他的哲學體系，如何地運用牠於社會學，經濟學，階級鬥爭的領域而鍛鍊或整個的理論即歷史唯物論，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列甯這種意見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爲不但過去而且現在馬克思主義的隊伍中（我國方面也是）尙有許多不了解而甚至鄙視辯證唯物論的意義和作用，似乎以爲馬克思主義不是哲學或者不需要哲學——列甯的觀點應該給他們當頭一棒！！

列甯——提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每一次都特別的聲明馬克思的哲學是辯證唯物論，因爲有許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把馬克思的唯物論與通俗的唯物論如布許納（Büchne）摩里希得（Moleschott）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和十八世紀法國的形而上學唯物論混合在一起而不知道馬克思的哲學是辯證唯物論，牠引收了德國古典唯心哲學的精髓即辯證法，牠因此克服了舊式唯物論哲學的形而上學性，機械性的缺點成爲哲學史最後的綜

合。列寧稱馬克思的唯物論是「完成了的唯物論」即現代的唯物論，「只有牠才能够使無產階級從精神奴隸制度下徹底的解放出來」（見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冊，五十九頁）。

○

○

○

現在來開始說哲學問題的內容，首先來看本體論。哲學不論古代和近代底基本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都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問題，即以前哲學家所謂本體論。哲學中不管牠有各種形形色色的花樣對於這種問題的答覆總不外唯心論與唯物論兩派，唯心論者認為精神是原始的，物質是精神的產物而唯物論者則認為物質是原始的，精神不過是物質的產物。（參照恩格斯的「費兒巴哈論」中譯南強版）。這種意見一直到現在成為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問題的指南針。

蒲列哈諾夫對於這個問題也抱同樣的態度，他以一元論的觀點為基本路線，其餘兩元的哲學是折衷主義的混合物（參照他的「史的一元論」中譯南強版），偉大的列寧對於這個問題也站在同一的觀點上。

列寧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評判論」中曾有詳細的說明哲學中的黨派，他認為一位

哲學家必定隸屬於某一種黨派或唯心論或唯物論決沒有超然派的哲學。他說：「最近的哲學形勢，仍無異於二千年前的哲學形勢，是黨派林立的。相鬥爭的各黨各派雖隱蔽於假斯文的新歧名稱之下，或是可笑的可笑的君子不黨，但在本質上，終不外是唯物論或唯心論」（見中譯「唯物論與經驗評判論」420面），「哲學上的不偏不黨，無非是對於唯心論和信仰主義的奴隸性之粉飾」（見同書412面）。

列甯站在這種立場去批評馬赫和阿凡納里斯及其學派，他們自以爲是純淨無黨派的哲學家，超然一切派別，可是事實上使他們日益接近唯心論與唯物論鬥爭。列甯這樣說：

「我們現在試站在哲學「黨派」的觀點上，看看馬赫到阿凡納里斯及其學派，究竟是何等脚色。呵呀！這都是孤高自鳴的紳士不偏不黨的君子！若說他們也有其對立物，那就祇有一種，唯一的一種——唯物者。一切馬赫主義者，在一切馬赫主義的一切著述中，都充滿了愚蠢的欺騙，說要「超然」於唯物論與唯心論，要超絕這「古臭」的對立，然而事實上這一切紳士和君子，日益不斷地移近於唯心論而領導着反抗唯物論的不絕的屈

不撓的鬥爭。阿凡納里斯認識論的狂妄無非小小教授的發明，無非要造成「自己的」哲學宗派；而事實上，就近代社會上各種觀念鬥爭和派別的鬥爭的大局一看，這一切認識論詭計的，僅祇有同一客觀的使命——爲唯心論及信仰主義開道——給他們供奔走。偶然的事，是實在沒有的，英國的唯心論者如瓦德，及法國新批評論者，都嘉獎馬赫之攻擊唯物論，而德國內在論派的信徒，亦同樣歡聲喝采於經驗評判論這小小的學派，這確非偶然的事」（見該書398—399面）。

同樣的俄國的馬赫主義派如波古唐諾夫，伯柴洛夫，秋爾諾夫等雖然假借了許多新名詞如「要素」(Element)「能力」(Enrgie)「經驗」等等貨色蒙蔽牠自己的面目，可是始終逃不出唯心論哲學的圈套。列甯這種論斷事實上完全證實了。

列甯在該書中極力指出馬赫主義派對於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的錯誤，照馬赫主義者的意見，宇宙不過是「感覺的總和」，「物質是若干要素或感覺以一定法則而綜合成的東西」，這是說物理的要素依存於心理的要素，沒有後者便沒有物質世界。馬赫主義雖然沒有聲明他的哲學與唯心論的關係，可是在本質上不過是唯心論的變形，因爲感覺在

唯物論者看來，是客觀的物體與主觀互相接觸的結果沒有客觀的世界，感覺無論如何不能成立，馬赫主義以爲宇宙是「感覺的總和」這不過是重復了唯心論者所說的話，他所謂感覺的要素與費希特（Fichte）的「我」黑格兒的「絕對觀念」叔本好埃（Schopenhauer）的「懷念」……原則上並無何等分別。

關於馬赫主義與唯物論者對於本體論的意見之分別點，列甯曾這樣的說：

「對於這個問題（即本體論——如心）唯物論與馬赫主義不同的地方可以歸結如下：唯物論完全符合于自然科學，把物質看做第一位（Primus），把意識，理性，感覺看做派生的東西，因其所充分表演出來的形態，都祇屬於更高形態的物質（有機物質）。因此可能假定有如感覺的一種屬性，正是存在于「物質構造自身的基石中」。……而馬赫派竟堅持正相反面的唯心論觀點，立刻就免陷於矛盾，因爲第一不該視感覺如第一位的實體，而抹煞感覺是與特種過程（特殊組織的物質）相聯繫的事實；其次不應該假說物質爲感覺的綜合而抹煞那除了偉大的一個自我而外更有若干有生物的事實，廣義的說，更有若干「感覺綜合」」（該書九面）。

唯物論的意見可以說與自然科學完全相吻合，科學早就告訴我們在人類尚未發生以前，地球就有了幾百萬年存在的歷史，那時絕對沒有什麼感覺，意識，理性，人類和牠的各種特性不過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而理性更是高度進化的成果，這一點稍有知識的人都不會否認的。然則馬赫主義派所謂地球是感覺的綜合（「物體是感覺的綜合」），或「相同」的物理要素和心理要素的綜合——這樣的全部理論祇可以說是「哲學的合味主義，以主觀唯心論為荒唐無稽的推進機」。

對於馬赫主義者波古唐諾夫的經驗一元論哲學列寧也同樣的批評牠。波古唐諾夫在他的「經驗一元論」中發表了他的宇宙觀，自以為是一種「空前」的創舉，可是在本質上也不過是唯心論哲學的一種形態。照波氏的意見，物理的世界叫做「人類的經驗」，「人類又是最先一定綜合的直接經驗」，他發明了下面的各種發展的階段；即（一）各種要素之渾沌界；（二）人類的心理經驗；（三）人類的物理的經驗；（四）由是而發生的知識。波氏這種「階段論」是純粹唯心的，他把「要素」（即感覺）和心理的經驗列在第一，二段而物理的經驗反列在後面，這是說在物理的經驗以先既有了感覺和心理的經驗，那末這種感覺

和心理當然是超物質的神秘物，因為科學告訴我們在人類未產生以前沒有感覺和心理現象，波古唐諾夫所發明的感覺與心理不是人類的而是神鬼的超宇宙的。列甯在該書中對於這種神秘的唯心論痛加駁斥，他把波氏四個階段割去了前兩個，留下了最後兩個即（一）物理的世界，獨立於人類意識而存在，並且在未有人類出現以前，任何「人類的經驗」形成以前，就獨自存在着了；（二）心理的東西，意識等等的最高發展的物質之最高的產物，是人類頭腦（複雜的物質）的東西之機能；只有這種階段論才能够適合自然科學的發現與唯物論的原則。

以上所提及的只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問題，在這里列甯無疑地完全站在正統派辯證唯物論哲學的立場而更把牠具體化，普遍化了，現在進一步來看看認識論問題。

唯物論的認識論一般說來便是唯覺主義（*Genyralismus*）的認識論。唯覺主義者否認先天的思想，承認感覺為認識的唯一來源，由感覺便形成思想，概念，唯覺主義澈底的運用便是唯物論。辯證唯物論雖然同意於唯覺主義的認識原則，可是更明顯的指出感覺的客觀性，因為承認感覺為認識的來源不只是唯物論者而尚有主觀的唯心論者，唯物

論者承認感覺為認識的來源而從這裏得着唯物主義的結論，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而主觀唯心論則從此承認物體為「視覺的綜合」否認了客觀的真理。在過去哲學史上唯覺主義主要的代表如洛克（Locke），他曾極力的與唯心主義認識論作戰在一般說來，他還是站在唯物論的觀點（沒有否認感覺的來源是物質世界），可是從洛克的哲學中產生了兩派，一方面如帝得維（Diderot）從唯覺主義發展到唯物主義，他方面如北魯克里（Berkley）便從唯覺主義走向主觀唯心論，獨在論，完全否認了物質的客觀性，看宇宙為主觀感覺的產物，脫離了主觀宇宙便不能存在。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無疑地是唯一徹底的認識論，因為所謂感覺不過是客觀的外界與主觀互相接觸的結果，感覺的來源是客觀獨立存在的物質，沒有客觀的外界感覺便不能成立，唯心哲學的詭辯就在不把感覺看做主觀與外界一種聯繫而以爲是隔離主觀與外界的障壁，不把感覺看做一種適應外界現象的意象而竟以爲是「唯一的實體」。

列寧關於這點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曾有詳細的說明，阿凡納里斯以爲「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感覺」，宇宙也不過是「感覺的綜合」，列寧對於這種論調痛加駁

斥，揭破牠的唯心論不可知論的本質。他這樣的說：

「但你如一經承認有物理的客體，獨立於我們的神經系統和感覺——而這客體所以是感覺的原因，祇因其作用於我們的眼膜——就會立刻不要面孔，左手放下你的「偏狹的」唯心論而以右手抓着「偏狹的」唯物論了！如果色的感覺依存於眼膜則碰上眼膜而生色感覺的更有光線了。這就是說，有獨立於我們及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東西，即有一定長度和速的大波，物質的震動，牠作用於我們眼膜上而生出某某色感覺。這是自然科學告訴出來的。某某色的諸感覺，在科學說明上，必以為在人類眼膜而外，另有諸光波及各種長度而是離吾人而獨存的。物質作用於我們的感覺機關而生出感覺——這是唯物論的見解。感覺依存於大腦，神經，眼膜等等，即依存於一定方法而組織的物質，而物質的存在並不依存於感覺。物質是原始的性質，感覺，思想，意識是以一定方法而組織的物質之最高級的產物」（該書十九，廿面）。

列甯除指出辯證唯物論與唯覺主義的關係，同時在該書中曾特別詳細的批評不可知論（Agnosticism）懷疑主義（Skepticism）這在了解唯物論的認識論上是很重要的。在

過去哲學史中有一部份哲學家否認人類有認識的可能性；至少也否認有完全認識世界的可能性，譬如休謨（Hume）康德便是這一派的代表，其中康德特別值得指出。

康德同意於任何的唯物論者，承認客觀物體獨立的存在即他所謂「物的自身」（Ding an sich），可是這「物的自身」照康德的意見，是不能認識的，人類的認識能力只能及諸「現象」（Phänomen），因此他把「物的自身」與「現象」兩者完全分離，其中劃了一條不可橫渡的深淵，人類的認識能力固然有時想超過現象的領域而及於物的自身的彼岸，可是這始終是不能達到的，只不過是一種「超越的空想」罷了。康德這種認識論是一種不可知論，懷疑論又是現象主義（Phenomenalismus），因為他以為只能認識現象，康德這種觀點當然是根本錯誤的。「物的自身」既經存在了，那麼我們便可以由感覺中去認識牠，縱使不能立刻完全的認識牠而將一步步接近牠的本質，這是無疑義的。康德把「物的自身」與「現象」形而上學地分離起來，這是不對的，物和現象不但不對立而且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物是現象的基礎，而現象又是物的表現，沒有物不表現的，同時也沒有現象缺乏物質基礎的。

康德的錯誤，偉大的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Gegen-Düring—中譯江南版)中既有指出，照他的意見，康德的不可知論，完全被歷史的事實推翻得體無完膚，破壞牠最有力量的便是實驗和實業。我們能夠用自己的經驗，自己的物質原素裏面做造出東西來備我們自己使用，如果能夠這樣證明我們對於真實存在的意見是正確的，那末康德的「物的自身」便喪失了牠的意義。當那些組成動植物體的化學質體，尙未被有機化學一個個分析出來以前，正是那個物的自身；但在有機化學將牠的內幕分析出來以後物的自身已不復有其自在性而變爲「我們所有之物」(Ding für us)了。譬如，茜色素的染料——阿力柴林(Alizarine)，我們現在已經用不着再於田裏種植，而改以煤油質中去提煉，倒可有更合算更簡便的阿力柴林。恩格斯這種意見可以說根本推翻了康德的不可知論學說。

列甯完全同意於恩格斯的觀點，他從阿力柴林茜色素的例子中得着下面幾個重要的結論：即(一)事物是獨立於我們意識而存在的，獨立於我們感覺而存在的，因爲阿力柴林茜色素，確然於昨天也自有其存在；同樣我們對於牠確然毫無所知，毫無所覺。(二)現象與物的自身之間，絕對沒有什麼差異，也不能有什麼差異，所不同者只是已知與未

知而已。哲學的假設，主張現象與物的自身之間，劃分判然各別的鴻溝，說物的自身是現象世界的「彼岸」，這是一種無意識的胡說，說我們於哲學上必須劃一界線而割棄關於所尙未認識而又確乎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同樣的一種極無意識的胡說。(二)在認識論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哲學方面一樣，我們作辯正法的思考；就是不可將知識當做一成不變的，必須要攷察知識怎樣從無知中逐漸建造起來，不完全的知識和不正確的知識，怎樣日益正確而完善。(見該書八三面)列寧這種意見無疑地完全站在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時間空間的問題也是這樣。不可知論者，現象論者如康德否認時間空間的客觀性，看他不過是人類悟性的形態，脫離主觀便不存在的概念，唯物論者的觀點完全不同。唯物論因承認物的自身底客觀性，承認獨立於人類意識而運動的物質存在，那末牠當然也承認時間空間的客觀存在性，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在他的「反杜林」中曾特別的闡明，杜林(Dühring)否認時間空間的客觀性而看他作為主觀的概念，這顯然是向信仰主義投降，因為時間空間既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那末必需有超時間空間外的人類以及種種荒唐的神秘物。時間空間，照恩格斯的意見，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時間以外的存在恰和空

間以外的存在一樣是無意識的話。

列甯完全同意於恩格斯的意見，認為時間空間是一種客觀的範疇，獨立於我們意識的生活形式，他在該書中曾極力駁斥馬赫主義派的時間空間論，馬赫以為時間和空間乃「感覺系列之調製系統」，波古唐諾夫則以為時間空間是「種種人的經驗之社會的一致形態」這是說不是人類依其感覺而存在於時間空間中而實時間空間存在於人類的本身中，依存於人類而且因人類而發生的，這完全是唯心論的論調，時間空間存在於人類之前，當時什麼感覺，經驗都尙未發生，所謂超時間空間的感覺和經驗是非人類的，神鬼的，馬赫主義者的時空論不過是替信仰主義開關道路罷了。

提及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問題，我們這里特別值得指出列甯對於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關係問題的意見，因為在這一問題上特別表示他能够具體的運用唯物辯證法。

上面我們既經說明本體與認識論的一般原則，從這里便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假定物體是客觀存在的，時間空間是存在的形式，人們由感覺的來源中可以去認識物體，那末現在是問能否接近真理即客觀存在的事物本質或者只是局部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呢？唯

心論者既否認了物體的客觀性，看宇宙為主觀的產物，那末他們當然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真理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人類經驗的組織形態」（波古唐諾夫）而唯物論者則完全持另外一種觀點。

唯物論者既承認物體的客觀性，那末他便不可避免地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人們將日益迫近這種客觀真理，不過關於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問題辯證唯物論與一般相對論（Relativismus）者懷疑主義者，詭辯論者的意見不同，他們只承認真理是相對的而否認客觀的絕對真理存在，把兩方面對立起來而辯證唯物論則辯證法地綜合兩方面，看絕對真理為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

對於客觀真理存在問題，辯證唯物論者是不懷疑的，不過外界的事物具有無限的方面，我們雖然能夠從感覺中去把握無限的事物，然而想一次地，無遺漏地完全正確吸取這無限的方面，當然是不可能的。科學的發明一步步地向前推進，把這無限方面一面面地顯現出來，牠證明昨日以前的認識，決不是完全的東西，所以一切科學上的命題，只在一定限界領域內才具有妥當性的。只有在這限度中一切真理總是相對的。

不過，儘管一切知識，照這樣都是相對的，但牠確實捉住了離開我們意識完全獨立
的客觀實在的某一方面。知識在牠不能完全無遺地把握着這些客觀實在之一切方面一點
上，雖不是絕對真理，但牠在把握客觀的實在之某一方面一點上，却構成絕對真理的一
部份。

一部份不是全部份，所以相對真理不是絕對的真理，不過捨去部份無以見全體。絕
對的真理，不外是由相對的總和而構成的東西。我們從知識發展過程的見地去觀察便知
道一定現實的知識要不外是表現相對的真理的東西。但新的科學的不斷發現，我們就能
進一步接近於絕對真理。而這步步的接近，却是無條件的，難被限制着，但就那可能性
說來，那是無限制和無條件的。關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中曾有說明，他認
爲相對與絕對，有限與無限這兩個概念並不互相對抗，反之是辯證的一體。自然界一切
事變的全體，成爲一個系統的關聯，但這個關聯之適當的，無遺漏的，科學的敘述，我
們居住其中的世界體之精確的思維映像的製作無論在我們或其他任何時代都是一件不可
能的事。所以人類是被位置在如次的矛盾之前；這個矛盾即是說一方面我們雖然想在世

界的體系的全體關聯上，完全無遺地去認識牠，而另外一方面在人類自身的性質以及世界體系的性質上却又不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而這個矛盾也只有無限的路程上，只有在對於我們至少在實際上是無限的人類的連續上，始被解決。

恩格斯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所具有的知識是相對的，即是說人類的思維，從個個的實行或其每度的現實性說來，是非至上的，是有限制的，但在我們知識的進步與擴大上面，却是不能有際限。牠在無限的過程上，在對於我們至少在實際上是無限的人類的連續之中，終極能夠獲得那絕對性，即是說人類的思維從質素，傾向，可能性或歷史的終極目標說來是至上的，是無限制的。

列寧對於這個問題完全同意於恩格斯，他在該書中曾極力的駁斥馬赫主義派的理論，照馬赫主義派的意見，一切真理只有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恩格斯承認絕對的真理，他們便說是折衷主義（如波古唐諾夫）列寧認為這不過是唯心論的詭辯。

列寧完全同意於恩格斯，認為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之間決沒有固定不變的界限，我們接近于客觀絕對真理的認識程度雖然為歷史條件所限制，但這種真理之存在，以及我

們不斷的逼近這種真理的事實，都是沒有限制的。畫像的一般外觀，是為歷史條件所限制的，但畫像中反映出客觀存在的模型都是無條件的真實。所謂歷史條件的限制，就是說在那種狀況之下，我們對於事物本質的認識，着着進步。例如列甯舉出煤油質中阿力柴林的「發現」或原子中電子結構的「發現」的事實，是為歷史條件所限制的；但是每一種這樣的發明，都係向着絕對客觀的認識之前進一步，却是無條件的真實。

有人也許以為這樣去區別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是不確定的，可是列甯用下面的一段話去答覆他：

「這種區別是非常的不確定，為的是要防止科學不變為武斷，不至於死板，凝固，僵化；但這種區別同時又非常的「確定」，為的是要使我們可以隔絕一切種種信仰主義不可知論，隔絕休謨康德信徒的哲學唯心論及詭辯主義。這就是你們所不曾注意到的一種界限，正因為你們不曾注意到這種界限，所以要陷入反動哲學的汙泥沼中去了。這是辯證唯物論與相對論中間的界限」（該書一二六面）。

列甯在這里具體的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原則去解決認識論問題，因為唯物辯證法是唯

一的科學邏輯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參見列寧論辯證法問題）。辯證法本身包涵着相對論，懷疑主義的成份，但是不能因此就變成相對論而懷疑客觀的絕對真理的存在。馬赫主義派的錯誤正是把相對論作為認識論的基礎，他們不但承認人類認識的相對性而人類認識可能逼近的一種客觀標準或客觀規範的存在也否認了，所以他們便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於絕對懷疑論，不可知論，詭辯論及主觀主義了。

列寧解決認識論問題的特點是他能夠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克服形而上學，相對論，詭辯論的錯誤，在這一點上不但與那些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派根本相反而且與蒲列哈諾夫都有重要的分別。蒲氏對於認識論原則上無疑地是正確的了解，可是他不會明瞭澈底的解決認識問題只在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上，才能够達到完滿的地步，甚至他有時把認識論與辯證法互相對立起來，這種缺點列寧在他的「論辯證法問題」及「黑格兒」邏輯學筆記」中有說明。

我們在上面對於哲學的本體論及認識論問題，既有簡單的說明。讀者在這裡就可以了解列寧對於哲學的根本態度，在本章的結論中順便提出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在現在很值得我們注意，同時也就是列甯在哲學領域上。一個重要的貢獻。

科學不論是自然的社會的，必須依靠着某一種哲學體系，因為科學的對象雖則是整個宇宙現象的一部份，可是在理論上始終難免涉及宇宙觀問題如本體論，認識論，此外更重要的，科學沒有思維不能走一步而要思維則不得藉助於哲學的方法，所以科學與哲學有密切的關係。

哲學的領導作用在社會歷史上的科學領域，固然用不着說而在自然科學中也仍不失掉牠的意義。自然科學在近代得着空前的發展，尤其是物理化學兩門在最近數十年中竟超過以先百年的成績，可是這種驚人的進步並不減少哲學領導的作用和意義。自然科學發展在牠的實證的結論上完全證明了辯證唯物論哲學的真理，暴露了形而上學的虛偽，牠十二分明顯地告訴我們宇宙物體的變化不是形而上學的而是辯證唯物的，科學告訴我們宇宙不是人的「感覺的綜合」，「組織化的經驗」或「人類的意志」，主觀「我」的產物而是

客觀存在的東西，在人類尚未發現以先，宇宙老早就既存在了，在那時什麼感覺，經驗，意志都沒有，但是自然科學雖然在牠的實證的結論得着如此重要的論斷，而這論斷不會被理論的自然科學所理解和把握，反之，形而上學仍舊箝制着理論的自然科學使牠不得向前發展，這樣實際的自然科學 (Praktische Naturwissenschaft) 與理論的自然科學 (Theoretische Naturwissenschaft) 兩方面互相衝突起來，結果形成自然科學的恐慌。這種恐慌更隨着自然科學的進展而更明顯表現出來，牠直接地成爲自然科學的障礙物。

形而上學本身是一種純粹抽象的玄學體系，牠的對象並不是客觀的外界而是所謂「思想的思想」，這種哲學自柏拉圖 (Platon) 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以來就統治着自然科學的領域，一直到現在牠的影響仍未曾消滅，這種現象無疑地是自然科學發展的桎梏，因爲客觀具體的實際自然科學，無論如何不能與這種抽象的玄學體系相適應，是很明顯的事實。

自然科學的恐慌，偉大的恩格斯在前世紀末早就洞見了。「反杜林」和「自然界的辯證法」中也會具體的分析自然科學發展的情形他認爲克服恐慌的唯一方法，只有根本推

翻形而上學的統治，實際的運用辯證唯物論，創造新式的理論自然科學，可是這種任務異常困難，因為大多數自然科學仍舊在形而上學的影響中，輕蔑辯證唯物論，所以結果大多數都不免傾向於唯心論，有神論目的論等神祕學說。

列甯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却恰正與恩格斯完全相符合。在該書中列甯根據恩格斯的論斷，更進一步具體的分析現代自然科學的恐慌的各方面，並指出一部份自然科學家因為恐慌影響的結果，投入馬赫主義，信仰主義的懷抱，否認了宇宙的客觀性。

例如一部份物理學者如烏利維諾(Houllierine)公然的說：「非原子物質了，物質消滅了」，「物質不滅的原理，已為物質電子論(The electron of matter)所搖動了」，馬赫主義者便從這里得着下面的結論說「所謂科學的世界觀只能在唯物論中得到穩固的基礎這句話，只不過是一種虛構，而是一種荒唐的虛構」(萬倫丁諾夫(Balashov))，總而言之科學的新的(電子論)發現推翻了唯物論的原則——其實這種論調在列甯看來，只是暴露他們對於真正的唯物論毫無理解。

物理學所謂「物質消滅了」的話是根據下面的事實：在以前，自然科學對於物理世界

的研究，結果有三個究極的概念即物質，電子，以太；現在呢，只有以太，電子兩個，因為自然科學能夠化物質為電子了。原子被解釋為無限小的太陽系，其中的陰電子以一定（無限大的）速度環繞正電子而行。物理世界自此化成兩種或三種原質，不復如前有幾十種原質了，因此自然科學趨於求「物質的單一性」，這就是迷惑許多人以為物質消滅了，物質化為電子等等的意思。實際上，「物質消滅了」——這只是說，我們的智識深入了一層，從前關於物質所已知的界限因而消滅了；那種物質的性質，從前原以為是絕對的，固定的（不可入性，慣性，質量等等），現在消滅了，已變成相對於一定物質形態的相對性質。

馬赫主義的錯誤，就是在忽略了唯物主義的基礎，忽略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分別。承認固定不變的實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而是形而上學，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論者現在主要的是要問：電子，以太等等是否係外在人類精神而存在的實在？自然科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無疑地是肯定的。在這里，照列寧的意見，應該分開哲學的物質概念與物理學的物質概念，哲學上所謂物質是客觀存在，獨立於

我們意識之外的範疇，這種物質一直到現在不曾消滅而物理學所謂物質不過是指該種條件下的某種物質具體形態。物質的形態不斷的變化，因為在辯證唯物論者看來，沒有固定的絕對的物質形態，物質形態可以由這種轉變另外一種，可是物質即哲學上所謂獨立於我們意識之外的物質始終是存在的。馬赫主義者就是因為不了解這一點，所以看見新的物質形態發現了，便否認物質，否認了物理世界的客觀存在，和一切客觀的公律，以為公律單只是條件性「邏輯的必然性」等等。

列甯在該書的「自然科學最新的革命與哲學的唯心論」的一章中很詳細的說明這個問題，他并且系統的分析現代「物理學」唯心論派的各種傾向，他說物理學恐慌的來源，一方面是因為數學的發展使物理學變為數學的物理即數學的一部門，實在的要素被看為形式的概念，觀念而忽視了客觀性，他方面便是相對論的影響，物理學家因為不懂辯證法，所以因為舊物理學真理的變動，便因此而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總而言之，現代的自然科學因為缺乏辯證唯物論哲學的領導，結果理論與實際的兩方面引起直接的衝突，一部份自然科學者有時固然能够很正確的把握這理論的核心，可是因為不能意識的運用辯

證唯物論原則，因此仍舊不曾脫離唯心論的影響。列寧在該章的結論中有下面的一段話總結「物理學」的唯心論：

「總而言之，今日之「物理學」的唯心論，正如昨日之「生理學」唯心論，祇足見自然科學之一部門之自然科學家之一學派，在第一步出發時，不能直接越過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以達於辯證唯物論，遂轉而跌落於反動哲學中。近代物理學已經大半踏出了這一步而且仍將繼續走上前去；但是達到唯一真確的方法和自然科學之唯一真確的哲學，非沿着一條直線而直進，而沿着三曲九折的 *Sine qua non* 而前進，非有意識的，但祇本能的，非已明悉了真實的「最終目的」，但祇於暗中摸索的志忑不定的甚至後退的活動中日益逼近真實的「最終目的」。近代物理學尚在十月臨盆的情態中；辯證唯物論快將要呱呱墮地了。分婉是很痛苦的事。除了活寶貝而外，必然更連帶出來若干死的產物，須得輸送垃圾場中去。同時更須把「唯心論物理學」的整個學派，全部經驗評判論的哲學，外加經驗象徵論經驗一元論等等，都一併輸送垃圾場中去」（見該書353面）

列寧的全部論斷——直到現在仍不丟掉牠的意思，反之被客觀的事實一天天的證實

了。近來自然科學的恐慌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日趨緊張，以先恐慌主要的方面表現於宇宙觀方面如物質的現實性，時間空間的客觀性問題等，現在恐慌更進一步普及於方法論問題的領域。自然科學的進展發現許多新的形態，新的關係，新的過渡形式……理論上引起許多方法論問題如斷續與連綿，有限與無限，現象與本質，內容與形式，質量等問題，形而上學偏於抽象的一般而忽略了具體的個別與特殊在方法上既有了許多的缺點，對於這些新的問題當然更無法解決，所以唯一的出路只有具體的運用唯物辯證法推倒形而上學的統治，澈底地創造新式的理論自然科學，肅清一切神秘思想殘餘。現代自然科學，照列甫的話，沒有辯證唯物論哲學，簡直不能向前走一步（參見他的「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

根據以上的分析，足見列甫對於現代自然科學發展的注意，以及他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則的具體運用，這是一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望塵莫及的。過去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如比倫斯坦，考茨基等固然用不着說，即就蒲列哈諾夫也從就沒有注意過這方面，甚至當他批評馬赫主義的時候，竟也一字不提，但是忽視了這一點，照列甫的話，

就等於完全拒絕採取辯證唯物論的精神，坐視馬赫主義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延長形而上學的統治。

方法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便是辯證法，只有辯證法才是唯一澈底的科學方法論。列寧的偉大不只是因為他站在辯證唯物論的立場，堅決地與各種唯心哲學的傾向鬥爭而且在方法論上繼續着馬克思，恩格斯更進一步向前的發展。列寧對於辯證法的貢獻主要的包涵在他的最近發表的「黑格兒」邏輯學「筆記」及「辯證法問題」論文，我們在下面簡單的把牠的要點介紹一下。

在沒有提及本題之先，我們必須特別的說明列寧對於黑格兒的態度，因為這個問題在了解方法論上有異常重要的意義。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綜合黑格兒的辯證法與費兒巴哈（Feuerbach）的唯物論而成的，在這一點上黑格兒與馬克思主義密切的聯繫着。黑格兒是德國十九世紀初期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也就是德國古典哲學體系的完成者，在方法論上他綜合了過去辯證法思想，創造了「辯證法的百科全書」（恩格斯的話），「第

一次以意識的方式敘述了宇宙物質辯證法運動的形態」，克服了形式邏輯的缺點。馬克思吸收了黑格兒的辯證法，加以唯物的鍛鍊，便創造了唯物的辯證法，成爲他整個學說的方法基礎。

馬克思與黑格兒，這樣看來在歷史發展上互相聯繫着，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Das Kapital) 序言中也曾承認他自己是黑格兒的學徒，黑格兒的哲學雖然有許多的缺點，可是在馬克思看來却是人類思想史偉大的發現(指辯證法)。

黑格兒與馬克思的關係，自馬克思與恩格斯逝世以後，不爲一般學者所了解，資產階級的走卒固用不着說，因爲他們根本就蔑視黑格兒的辯證法，而且許多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都不曾正確的把握黑格兒的偉大貢獻。修正主義的始祖比倫斯坦極力的鄙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看他爲「黑格兒唯心哲學的殘餘」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波古唐諾夫也同樣的看辯證法爲「神秘物」(見他的「活驗哲學」)，這種態度一直到現在沒有減少。如近年蘇俄哲學界的機械唯物論派，主要的代表如亞克色洛得(Akselrod)提米拉色夫(Timisev)烏里亞希(Bariaeh)等根本蔑視辯證法的意義，看他爲黑格兒唯心

哲學的「餘毒」，他們誹謗辯證唯物論派（即德波林派（Deborinscheschule）以德波林爲首）爲新黑格兒派（Neohegelismus）「向黑格兒後退」。總而言之他們對於黑格兒的意義，馬克思與黑格兒的關係問題，完全站在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種觀點與列寧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列寧是最能够了解黑格兒的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比任何的馬克思主義者（連蒲列哈諾夫在內）都更能正確的估量黑格兒的作用和意義。黑格兒，在他看來，是過去哲學史中最值得欽佩的一位思想家，黑格兒的辯證法，他看爲是人類思維上偉大的發現，他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提及黑格兒和他的思想。要了解列寧對於黑格兒的態度，最好是研究他的「黑格兒」「邏輯學」筆記，這是一九一四年列寧研究「邏輯學」的記錄。「邏輯學」是黑格兒哲學作品中最有價值的一部，黑格兒整個辯證法思想都包涵在該書中，列寧會把該書從頭至尾詳細的研究，並且每章每節都摘要記錄起來加以註解，凡讀過該筆記的人們就可知道列寧對於黑格兒的興趣。

列寧在該筆記中隨處都稱許黑格兒的思想底尖銳和豐富，當他發現了某處值得贊賞

的地方，他便在旁邊加上幾句註解——列甯這種精神真令人拜服。列甯對於黑格兒的興趣一直到他逝世仍未曾減少，在「戰鬥唯物論的意義」的一篇論文中（按本篇論文是列甯寫給於俄國著名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雜誌作為該雜誌工作大綱的）他特別的指出「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雜誌的同人應該組織系統的唯物主義去研究黑格兒的辯證法，把黑格兒全集的要點介紹給一般讀者，並且要組織「黑格兒辯證法的唯物同志會」（按這種組織在俄國當列甯逝世以後便組織了，以後漸擴大為「戰鬥的唯物論者，辯證論者聯合會」）本領導這種工作。除此以外列甯並指出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如果他們願意）可以在黑格兒辯證法唯物的解釋中，得着許多關於自然科學革命的問題底回答。

列甯雖然對於黑格兒的思想這樣的注意，可是他並不忽略了，黑格兒的缺點，他十二分的明瞭黑格兒的辯證法不論牠何等豐富，何等卓絕，然在本質上是唯心主義的，因為他看自然界不過是精神的表現形式，辯證法歸根結蒂總與唯心神秘理論密切的聯繫着，所以他常常說要唯物的去研究黑格兒的辯證法，便是這個意思。在該筆記中有些地方不正確的，他便在旁邊加上一個疑問，或者完全改變，例如黑格兒以為「邏輯是研究純

粹的思維底科學」，他便改為邏輯不是研究思維的表面形式而是論一切自然界物質的精神的物體的規律性的科學，這是指世界具體內容的發展及世界認識史的總和結論」（見該筆記四一面），黑格兒的辯證法雖有牠的缺點，可是這一點絲毫不能減輕列寧對於黑格兒的景仰。

根據上面的話，足見列寧對於黑格兒認識的一般，像這種態度和那些輕蔑黑格兒的修正主義者一比不知差得幾千幾萬里，同時，這也是列寧所以能夠成為最徹底的辯證論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說辯證法問題。

馬克思自吸引了黑格兒的辯證法以後，加以唯物物的鍛鍊，便創造了唯物物的辯證法，在邏輯學界開闢了一個新紀元。辯證法是「論一切運動——自然界，社會界，思想界——規律性的科學」（恩格斯）辯證法絕對不是純粹先天理性的產物而是客觀運動規律性在人類思想上的反映，換言之主觀辯證法即辯證法邏輯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沒有客觀辯

證法便沒有主觀辯證法。所以辯證法在牠的本質上是具體的實際的東西。

唯物辯證法的內容雖然異常豐富，可是基本的規律，照恩格斯的意見，不外是三個卽數量轉變於質量律，矛盾合一律（或譯作對抗統一律亦可）否定的否定律。數量轉變於質量律說明，物體在牠的發展過程中將由數量的發展到某個階段變爲新的質量（經過突變），這個質量又將從數量的發展轉變爲另外一種質量，這樣互相不斷的進行。矛盾合一律是說明每種物體內部必然包涵着矛盾，物體發展過程是一種對立物鬥爭的過程，這對立的鬥爭到某個階段將被克服而轉變於另外一種形態，舊式的對立消滅了，產生了新的對立狀態，總之運動必須包涵着矛盾，因爲矛盾是一切的推動者。否的否定律，說明每種物體在牠的發展矛盾中將被自己否定了而轉變爲相反的狀態，這個否定在牠的發展中又將被否定，這最後的否定叫爲否定的否定，牠否定了原有的否定，不過不是原有肯定的簡單復活而是整個過程最後的綜合。

這三個基本規律本來既由黑格兒鍛鍊成就，不過黑格兒不曾把牠具體的運用，只有馬克思才把牠作爲研究一切現象的基本原則而普遍化，具體化。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

後，辯證法問題整個既爲人所蔑視，所以更談不到具體的運用，一部份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了解辯證法的意義和作用，可是辯證法本質的認識仍舊非常幼稚，有些以爲辯證法就是三段法（按三段法即否定的否定律因爲牠用三段的原因），有些以爲辯證法是研究聯繫的科學，有些以爲數量轉變於質量律便是辯證法的本質……種種論調不一。大多數對於辯證法不是誤解便是有意的曲解，究竟辯證法的本質是什麼？牠的核心在那里？沒有幾個能够正確的去把握牠。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明顯更具體的正確的說明，這是每一位辯證法論者值得注意的。

列寧在他的著作中，關於辯證法本質的說明很多，我們在下面特別舉出其中的比較顯著的例子。如在「黑格兒」邏輯學」筆記」中他曾給辯證法一個定義如下：

「所謂辯證法，就是說明：對立物，怎樣能够同一，而且是同一的呢？在如何條件之下，對立物又互相轉化而爲同一的呢？爲什麼人類的悟性，不把這般對立物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觀察，寧把牠們當作活的，附有條件的，運動的，相互轉化的東西去觀察呢？等等事件的一種學理」（見筆記六八面）。

在「論辯證法問題」中也有下面的敘述：

統一的事物之分解 (Spaltung)，以及牠的充滿着矛盾的構成分之認識，乃是辯證法的本質(本質的東西)之一，縱然不是唯一的基礎，或根本的特性，但總可視為基礎的諸特徵之一」。

列寧這里所謂對立物的統一性與同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同的，牠不外是含有對於自然(包含社會界，思想界)之一切現象與進行裏面所包含的充滿着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以及對立的諸傾向認識的意義。在他看來如果對於世界一切的進行，在牠的「自己運動」(Selbst Bewegung)的裏面，在牠「自發」過程裏面，在牠的突變的實在裏去認識，則必須把世界一切的進行，當作對立的統一去認識，發展即是對立物的鬥爭。

列寧在該論文中同時指出兩種對於發展(進化)的見解，第一種是當作縮小與擴大看的發展(即是當作反覆看的發展；第二種當作對立物的統一(統一的事物分裂成爲互相排斥的對立物以及這般對立物的相互關係)看的發展。列寧看前一種是死的貧弱的乾枯的見解，後一種是生動的見解，只有後一種才能給我們以理解一切實在的事物之「自己運

「動」的鎖鑰，只有後者才能够給我們以理解突變，理解，連續中的繼絕，理解「轉化到反對物」，以及理解「舊的事物之廢滅和新的事物之發生的鎖鑰」。

列寧的總的意思是指出對立的統一性的認識是辯證法的主要本質，能够把握這一方面便可以了解整個事物的發展過程，這不外是承認矛盾合一律為辯證法的核心。列寧這種意見在了解辯證法本質上有很重要的意義。

看物體運動為對抗統一的過程——這種意見在古代希臘哲學時代就既經發現了如黑拉克特(Heraclitus)以為物體的變動是由兩種對抗的力量互相鬥爭，互相激撞的過程，沒有這種鬥爭的矛盾，便沒有發展，所以他說「鬥爭是萬物之母」。新時代偉大的黑格兒更進一步系統地鍛鍊了矛盾合一律學說，矛盾，在他看來，是一切的推動者。

形式邏輯的矛盾律根本否認矛盾的存在和作用，矛盾他們看為主觀無意識的產物——這種意見完全被黑格兒推翻了。黑格兒認為一切事物，在牠的自身的裏面都包涵着矛盾，矛盾並不阻礙物體的運動，反之牠是一切運動與生活性的根源，不論任何事物惟有在牠自身含有一種矛盾的界限內，才具有自己運動的動因與行動。

黑格兒這種理論完全被馬克思，恩格斯採用了。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中曾有詳細的說明。在他看來，那怕就是單純的機械的運動，牠自身裏面也一定包含矛盾，因為含有矛盾，所以運動自體，才能發生。正在進行運動的物體，在某一定的一瞬間，是在一定的地點之中，但是同時又在這一點以外。爲什麼呢？因爲物體如果只在一定的一點之中，那末，至少在這一瞬間以內，物是非運動的東西。這就是說，某種物體，只有在具有一種矛盾的界限內，即是在一定的瞬間，牠是存在於一定的一點之中，同時又不存在於這一點中，這樣矛盾的界限內，才是運動的。由此看來，某種物體之單純的機械的位置是移動，尙且在牠自己裏面包含着矛盾，那末，物體之比較高度的運動，尤其是有機體的生命及其發動，其包含的矛盾，當然更用不着說了。矛盾合一律馬克思和恩格斯看爲宇宙普遍的規律，尤其是社會界更得着具體的運用，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鬥爭是很顯著的例子。

矛盾合一律雖然有這樣重要的意義，可是自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不曾引起一般的注意，反之，屢屢被曲解，修正。考茨基在本質上就否認了矛盾合一律的意義，把

牠看作表面的對立詭辯論，波古唐諾夫，布哈林（註15）等以機械的均勢論替代了矛盾合一律（參照波代的「經驗一元論」，布氏的「唯物史觀」中譯北新，泰東，南強版）。辯證法的本質於是完全被曲解了。

列寧在這一點上：繼續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更明顯的闡明矛盾合一律的作用和意義，他看對立統一性的認識為辯證法的基本任務，究竟對立統一性如何成立，如何發展，如何轉變……這是辯證法諸問題的核心。矛盾合一律無疑地是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因為矛盾既然是運動的推動力，那末物體只有在對立鬥爭狀態中才可以發展，只有經過對立物的鬥爭的過程才能夠從數量轉變於質量，才能夠被自己否定而到最後的否定的否定，簡言之，只有建築在矛盾合一律上，整個辯證法運動才能夠了解。所以矛盾合一律是辯證法的命脈，其餘的規律不過是牠的表現形態而已，列寧在該筆記中有明顯的規定，「辯證法可以簡單的看為對抗統一學說，這里已包含了辯證法的核心，不過仍須說明與補充而已」（見筆記377面），因此其他的規律可以看為矛盾合一律的說明與補充部份。

有一部份學者看數量轉變於質量律或三段法（即否定的否定律）爲辯證法的特質，不知這兩個規律都建築在矛盾合一律的原則上，因爲沒有矛盾式的運動便不能產生質量的變化與及三段的形成與發展。又有些以爲辯證法便是「論聯繫的科學」，可是只空空提及聯繫兩字，對於辯證法的了解毫無補助，因爲脫離了對立物的鬥爭過程，聯繫變爲機械的，死板的。這樣看來只有矛盾合一律才能够給我們以理解「突變」，理解「連續中的斷絕」，理解「轉化到反對物」，以及理解「舊的事物之廢滅和新的事物之發生」的鎖鑰。

列甯這種意見，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爲他在這裏不但引起我們對於辯證法本質的興趣，而且提出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精神，矛盾合一律的作用不但在方法論領域上有很大的意義，而且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柱石，否認或輕蔑矛盾合一律實際上等於推翻無產階級革命學說。

蒲列哈諾夫的缺點，就是不會把握這方面的核心，列甯在「論辯證法問題」的論文中也曾指出這一點，他認爲蒲氏只把他看作實例的總和（例如「一顆種子」，「原始共產主義」的比喻，參照「史的一元論」中譯南強版）而不看爲人類認識的公律，（客觀世界的公

律)

列甯提及對立物的統一性作爲辯證法的主要本質，這並不是說他完全輕視或至少忽略了其他的辯證法的特質，恰恰相反，列甯比較任何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更能把握整個辯證法的內容底各方面，這是稍有列甯常識的人們不會否認的。

列甯在他的「筆記」中曾指出十幾種辯證法的要素，我們這里不妨介紹給讀者，足見列甯並不輕視其他的要素。最先他列舉出三種要素，即（一）在物體自身和牠的發展中去把握；（二）物體自身中的矛盾，對抗力量和一切現象的趨勢；（三）分析與綜合的合一。接着又列舉下面的十六種要素，即（一）在物體自身中客觀地去觀察；（二）各種物體聯繫各方面的總和去觀察；（三）物體的發展和牠自身運動及自身生活上去觀察；（四）這物體內部矛盾的趨勢中去觀察；（五）看物體（現象及其他）作爲對立的統一和總和，（六）在這對抗性和對抗的趨勢底鬥爭發展中去觀察；（七）統一分析與綜合——分析單獨部份與全體並綜各單獨部份；（八）不只在每個物體的關係上和各種不同的方面而且在普遍的一般

的去觀察牠；(九)不只在對立統一性而且在這種質量，特點，方面，本質到反對方向的轉變中去觀察；(十)在無窮過程中發現新的方面，關係等等；(十一)在無窮的過程中去認識物體現象，從現象到本質，從淺顯的到深奧的本質；(十二)從一個聯繫形式到比較深奧的普遍的聯繫形式；(十三)各種本質，特質的重復；(十四)到舊的回復(否定的否定)；(十五)內容與形式的鬥爭；(十六)數量到質量的轉變。

以上列舉的各種要素都包含在辯證法的運用範圍內，不過這許多的特質中矛盾合一律仍舊是牠的核心。

我們到現在不過是介紹列甫的「筆記」和「論辯證法問題」中的主要思想，其實他的理論內容異常豐富，決不是一句兩句可以說明的，讀者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出整個唯物辯證法範疇(Kategorie)的體系，我們這里不妨介紹幾個如普遍與特殊，現象與本質，自由與必要來說說罷。

普遍與特殊雖然是對立的，而同時又是同一的，無論特殊與個別，那不能獨立，孤立與其他東西毫無聯絡地存在，牠與普遍和一切現實的現象結合着。不過普遍亦只有依

於個別特殊而存在，所以個別與特殊常常表現普遍，一切的普遍又組成牠的本質」。

無論什麼普遍，到了某種程度都會包括一切個別的事物，他方面，並不是無論什麼個別都完全歸入於普遍之中。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都同樣地採取了把概念分爲個別，特別，普遍三方面或個別契機的黑格兒學說。既有由個別的事物到特殊的推移，更有由特殊到普遍的推移。

· 普遍決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像那包含着特殊與個別，即區別與對立之一般的同一性。普遍與特殊乃並存於一個正是區別了的，或個別的統一之中。所以普遍只能在個別裏面而且在與特殊的結合實現自己，因此個別可以現爲普遍，同時普遍又可現爲個別。只有這三個的合一才是具體的，完全的概念。列寧說：「每一個概念，都以推到底無數東西與其他個別的事物，現象，進行等相關聯着。於是我們底認識，便把個別昇到特殊與普遍底階段之上。我們要在無限之中去看出有限，這種認識，正當地反映着客觀的聯絡」。

現在來看現象與本質的辯證法範疇能。形而上學的特點是把現象與本質機械的對立起來，把統一的不可分的現實分裂爲兩個獨立部份即本體界與現象界（如康德的兩元哲學）。辯證法則相反，牠一方面看現象與本質是對立的，他方面却又是辯證法的統一的，現象與本質有不可分離的聯繫。

在奧斯特魯韋的論爭中列甯很具體的闡明了現象本質的辯證法，斯氏在他的「經濟與價格」中極力的攻擊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論以爲價格論否定了價值原則，其實這論調只是表示資產階級學者總是因抽外觀底世界，而不能發見現象底內的聯繫底一般缺點。列甯認爲價值與價格不但沒有衝突而且互相適應着，「價格是價值法則的表現，價值是價格法則——即價格現象底給合的表現」（見列甯全集第十二卷，二冊389面）。

所謂述說價格裏面的價值的獨立性者，那簡直是等於在嘲弄科學。列甯接着說：「如果價格是拿來表現交換關係，那麼便不得不必然地承認個別的交流關係與繼續的交流關係，偶然的關係與大量的關係，一時的關係與包括長期的關係之間底區別。不過假使是這樣的——這樣的事是毫無疑義的。——那末我們便是以同一的必然性從偶然的個別

的關係進展到經常的大量的關係，即從價格進展到價值」。並且他還繼續着說：「假使價格是拿來表現『已經實現化了的交換的關係』的，那麼，當然這一個問題便出來了：——到底誰個是連結這個交換關係的呢？不待說，那便是專司互相交換的經濟。因此，這種交換關係，如果並不是一時的例外，和偶然的實現而是不絕地，規則地，處處和時時反覆的東西，那麼這個交換關係一定會把經濟底總體結合在一個統一的經濟組織之中，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全集第十二卷二冊305面）。

現象與本質的辯證法，本來在黑格兒的「邏輯學」中既有了正確的闡明，不過列甯更進一步把牠具體化罷了。

最後我們來看自由與必要問題。形而上學者往往把自由與必要互相對立起來，以為有自由便沒有必要，有必要便取消了自由，其實自由與必要這兩個範疇並不互相排斥，反之，牠構成辯證的統一，偉大黑格兒在他的著作中，最先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在他看來，自由不過是必然性的認識，人類認識了多少必然性便得多少的自由。恩格斯更進一步把這個問題具體化，他認為從必然到自由的轉變的是歷史的過程，人類一天認識

自然界的規律性，漸漸脫離自然勢力的壓迫，一天天走向自由的大道，自由不在空想獨立於自然的規律而是在認識這種規律而繼而善用之於一定目的的可能性，這種過程徹底的完成只有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到那時，必然的世界便飛躍到自由的世界。

列甯對於這個問題原則上完全同意於恩格斯，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他曾極力的攻擊馬赫主義派對於自由的解釋。馬赫主義派如波古唐諾夫不滿意於恩格斯的自由論，認為牠具有「形而上學」的性質，（即承認有「尙未知的必然性」其實這只是暴露了他們形而上學的本質。列甯以爲恩格斯的意見完全適合唯物論的原則，因他在宇宙觀上承認客觀世界和牠的規律性的存在，自由不過是認識這世界的必然性的結果——這種理論與那些否認客觀必然性的唯心主義的自由論根本不同。

以上所列舉的幾個辯證法範疇不過是比較顯著的，在這裡也就可以看見列甯的辯證法思想是何等豐富了。

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也就是列甯主義學說整個的柱石，我們想徹底的了解辯

證法的本質只有認識列寧主義理論。列寧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往往乘機闡明辯證法的特點，因為他的方法和行動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我們在這里簡單的提出列寧對於辯證法和折衷主義，詭辯論的分別一點的意見來說說。

辯證法與折衷主義，詭辯論的關係，黑格兒在他的「邏輯學」中既有正確的說明，不過他未曾把牠具體化，只有列寧才完全把牠運用到實際的鬥爭中，現在先說折衷主義與辯證法的關係罷。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一九二二年職工會問題討論的時候，說得異常清楚，我們不妨把牠的要點敘述一下。新經濟政策實行的開始，社會狀況漸漸變化，當時黨內引起職工會問題的爭論，究竟職工會的作用和意義如何，這是當時爭論的對象。多數派除有牠自己的意見以外，一部份同志對於職工會問題產生了不正確的傾向，如托洛斯基派（註16）把職工會與國家生產機關混合起來，看職工會為直接監督生產的組織。除此以外尚有布哈林等一派，這一派的意見是中立於兩方面中間，一方面以為職工會是共產主義學校，他方面又是監督技術的機關，兩方都沒有錯誤。這種折衷主義的意見曾被列寧痛加

駁斥，列甯以爲布哈林派的錯誤是這里取一塊，那里取一塊，所以他的理論是死板空洞的。職工會是監督技術，管理生產的學校，是擁護職工利益的學校……不是這一方面，那一方面而是各方面都是這樣，布哈林的錯誤就是不會具體的觀察這個問題，把折衷主義替代了辯證法。

列甯在「再論職工會和托落斯基，布哈林的錯誤中」很精密的說明折衷主義和辯證法的分別。他用玻璃杯子的比喻（即布哈林用以證明他自己的理論底比喻）來說明，他說玻璃杯無疑地是玻璃製的圓筒，是飲水的器具，牠不僅具有這兩種屬性，這兩個特徵，這兩個方面，而是具有無數的屬性，特徵，方面，並且具有和杯子以外的全世界發生關聯的相互關係和媒介。杯子是能夠用來作爲投擊工具的一種有重量的對象物，杯子就是拿來鎮壓紙或是拿來當作捕得的蝴蝶的容器，也是有用處的。此外杯子還能夠說是有真藝術的彫刻，或繪畫的物體的價值，至若這種價值，與是杯子是否當作飲水的器具，是否玻璃製造，以及牠的形態或是圓筒形抑是其他樣式等事體，全然沒有關係。

在某一瞬時間內，如果我想來用杯子飲水，那末杯子的形態，究竟是否爲圓筒形，

以及究竟是否用玻璃質製造的，這都在我不成問題，頂重要的事情，是杯子的底，一定要沒有打破，並且使用杯子的時候，那杯子的口，一定要不會割破我的嘴唇。如果我不是用杯子來飲水，那末這種玻璃製的圓筒形，如果因為必要上有其他的用途，在這個時候，那怕就是一個打破了底的杯子或全然沒有底的杯子，也是可以合用的。

問題是在我們在目前具體的條件下分析各方面的用途，如果不顧只是獨斷地把牠（如圓筒形，飲水器，投擊對象物等）統一起來，那末我們就得到表示對象物的若干方面的折衷主義，此外沒有別的了。

「辯證法的邏輯，照列寧的話，却不是這樣，牠（第一）是要求我們前進，我們為得在現實的關係上，認識對象，我們便不能不就對象的各方面，各種聯絡，和媒介，去加以把握，加以探究，我們也許難完全做到這件事。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却防護我們流于誤謬和硬化。（第二）辯證法邏輯要求我們，在牠體的發展，「自動」（照黑格兒的話），變化的過程中去把握。……………（第三）整個人類的實踐應該加入在全部對象決定中，作為真理標準……………（第四）辯證法邏輯教訓我們「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始終是具體的」……………」

○(列甯全集第十八卷，二冊，五十七面)。

列甯在上面一段話中，把辯證法的本質和牠與折衷主義的分別說得再明顯不過了。

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分別，列甯在他的著作中也常常的提及，詭辯論者的特點是專注意於表面的雷同而忽略了內部的本質而辯證法是在把握事物的本質和整個發展的過程和聯繫。列甯當他評論考茨基和蒲列哈諾夫的時候，往往痛罵他兩者將詭辯論替代了辯證法；考茨基否認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以為可以利用國會和平的轉變於社會主義，免却了武裝的衝突而辯證法論者則承認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必須經過革命——突變，根本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關，一個是妥協的詭辯論者，一個是革命的辯證論者。蒲列哈諾夫是不了解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機械的運用西歐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否認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領導作用，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形而上學地隔離起來，結果遂致墜落機會主義的泥坑，退出革命的戰線。

辯證法是革命的邏輯，是科學的靈魂(黑格兒)，牠不客氣的暴露一切反動的罪惡，表現客觀的真理，牠指出每一種現象不是絕對的，固定的，而是不斷的變化的，一個事

物可以轉化為另外一種相反的事物……這種方法與形式邏輯，折衷主義，詭辯論本質上根本不同。列寧的偉大，正是因為他正確的把握這種真理，在實際上把牠具體化，普遍化。

史的唯物論

我們在上面簡單的介紹了宇宙觀，方法論兩部份，在這里也就可以看出列寧在哲學上的地位，現在為使讀者對於他的哲學思想更加明瞭起見，特在這里簡單的介紹他在史的唯物論（即唯物史觀）學說上的應用底例子。

史的唯物論是辯證唯物論哲學在社會歷史領域中運用的結果，牠是研究社會現象的唯一科學方法論。過去的唯物論——從法國唯物論直到費兒巴哈，布許納等——的主要缺點是不會把唯物論的原則運用到歷史的領域上，他們仍舊停留在自然科學的唯物論階段，費兒巴哈雖然完全正確的解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本體論，認識論，可是在歷史上也不會脫離形而上學的支配，這種唯物論只是一半的，或者足下是唯物論者，頭上却是唯心論者。馬克思的偉大事業是克服了這種唯物論的缺點，把唯物論從自然科學的提高

到歷史的社會的領域，創造了史的唯物論，根本推翻了唯心史觀的統治。

史的唯物論底基本原則是「社會生活決定社會意識」，更具體些說社會經濟的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如國家，法律及各種觀念體系，當然這種決定關係不是機械的，上層建築物，雖然受經濟基礎節制，而在某種條件下儘可以影響甚至推動經濟基礎，不過這種影響作用有一定的限度，牠始終由經濟基礎規定。

列甯是最能够了解和把握史的唯物論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史的唯物論，在他看來是唯一的社會科學的方法，也就是唯一的社會學。列甯對於史的唯物論的了解和運用在他最初是發表的「什麼是人民的朋友」著作中就已明顯的可以看出了，該書寫成於前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當時列甯尚未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並且蒲列哈諾夫的名著「史的一元論」他尚未會讀過（按「史的一元論」為蒲氏的傑作，發表於九十年代初，在當時該書會轟動一時，直到現在仍為多人歡迎，中譯有南強版）列甯的思想何等尖銳，何等敏捷，也就可想見。

列甯在該書中詳細的批評民粹派理論家米哈洛夫斯基的錯誤，極力的闡明史的唯物

論的本質，這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人們不可不看的名著。

米哈落夫斯基是一位主觀主義的社會學者，他以為社會歷史的動因並不是客觀的經濟條件而是主觀的理性思想，社會學者的使命是在實現主觀的願望，使社會發展適合主觀理性（人類的本性），因此他說「社會學的主要任務是使人類本性的要求在某種社會條件之下獲得滿足」，「社會學應該以某種烏托邦為起首」。這種主觀主義的社會學正是民粹派（註17）的理論基礎，民粹派反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為資本主義生產破壞了農村經濟，不適合理性的要求，因此他們主張一方面保守舊有的農村公社制度，生產工具歸勞動者所有，他方面又吸收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教育，這種理論完全表現破產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心理。

列寧在該書中很詳細的批評民粹派的缺點，他認為民粹派形而上學地看社會的關係作為機械的總和，可以隨便包含各種制度形態而完全忽略了整個生產關係的體系，農村公社制度並不是獨立的現象，而不過是舊式社會形態中的一部份與全體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將使舊式生產關係無遺漏地完全破壞，這是一般社會發展的定

律，民粹派就是不了解社會是整個活動的有機體，在牠發展過程中去把握，而機械地把各部份對立起來。

列甯說，馬克思偉大的貢獻是他第一次發現了社會經濟形態這個範疇，指出社會絕對不是機械的總和而是一個生產關係的全體，看社會發展作為歷史——自然的過程。過去有產階級的社會學往往看社會為「一般的」，其實在馬克思的意見，「一般的」社會是純粹抽象的東西，社會只能看作一定的經濟形態，一定的生產關係體系，這樣的如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每一種社會經濟形態有牠獨自的規律性，社會學的任务正是在把握這些變動的社會形態的自然——歷史的過程。

史的唯物論雖然克服了唯心史觀以歷史的過程為主觀思想理性規定的形而上學底錯誤，可是他方面牠又與形而上學的客觀主義者不同。客觀主義是指歷史必然性作為客觀的範疇獨立於我們意識之外，然而不是所有客觀主義便是史的唯物論。關於史的唯物論與客觀主義的關係，列甯在他的「民粹派的經濟內容及斯特魯韋氏的著作底批判」曾有異常明顯的說明，斯特魯韋是站在客觀主義（形而上學的）去批評主觀主義的民粹派，而列

「雷揭破這種客觀主義」本質上不過是宿命論的變相，理論上始終不免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在該書中列寧這樣的說：

「客觀主義者是敘述一定的歷史的過程的必然性的；唯物論者（即辯證唯物論者，史的唯物論者——如心）是精確地研究所與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與由這些組織造出的敵對的諸關係的。一般論證事實底一定的系列底必然性的客觀主義者，常常總是冒着陷於這些事實底擁護者的意見底危險；唯物論者却只把階級的對立赤赤裸裸地顯示出來，而在其上決定他的見地。客觀主義者是只述說不能戰勝歷史的傾向的；唯物論者却指着所與的經濟的秩序，並因此而高唱着關於喚起反抗其他階級的一定的形態的這一階級的言語。」（列寧全集，第二卷六三三）。

從上面的話中可以見得，唯物論是比較客觀主義者更澈底的而且在論證着更深的更完全的客觀主義。牠不只是把過程的必然性指出就算了事，同時牠還要說明給與這種內容的東西是如何的社會的及經濟的組織，規定這種必然性的又是怎樣的階級。更明顯些說唯物論者是公然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階級的立場而評論某種事物，和那些只是述說「不

能戰勝歷史的傾向」的客觀主義者不同。

史的唯物論的特點就是牠能够辯證法地綜合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理論與實踐，感覺與思維。列甯對民粹派會這樣的回答過：「我亦有一個關於處理活生生的現實底人格者，現實底思想與情感的確實的規準。即是說，這個規準是存在於這一點上……思想與感情，是已經被表現在行動中的東西，牠是創造出一定的社會關係的東西。自然，我決不是說歷史是由於「活生生的」人格者創造出來的。（因為這對我來也是一句空虛的贅語）毋甯說，我是根據現實的社會關係及其現實底發展的分析而來考究活生生的人格者底行為的產物」（列甯全集，第二卷七三三）。

斯特魯韋所想的那種客觀主義及其見地，在社會民主黨修正主義派中在過去，現在也是有的，他們承認帝國主義客觀的必然性，因此便認為帝國主義的戰爭也是正確的，應該起來擁護資本主義的「祖國」，取消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他們不能把帝國主義的必然性根據牠的矛盾的發見而加以辯證法地去克服，這種觀點與史的唯物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提及列甯與史的唯物論的關係，我們覺得這里值得特別介紹他對於社會階級的了解。階級問題，無疑地是史的唯物論中一個主要問題，究竟階級是什麼，牠的特徵何在？這是每一個社會學者應該了解的。過去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階級的了解異常模糊不定，有的以收入多少為階級分配的標準，有的以利益不同為階級的構成原因……這些都是不正確的意見。列甯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給我們一個完滿的階級主義，即：「所謂階級是指大眾人的集團，這集團是依照他們在歷史規定的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他們在勞動的社會組織中的作用，因此照他們獲得社會財富的方法及分量而分別的」（列甯全集第十六卷⁴⁵〇面）。

列甯這個定義的特點是（第一）牠指出階級是歷史的社會生產中的一種集團，這是說牠是與該社會經濟形態密切聯繫的範疇；（第二）牠指出階級主要的特徵是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這種定義無疑地是唯一正確的。

我們為節省篇幅起見，在這里暫時停止對於本題的分析，上面所說的概足以代表列甯思想的一般了。

列寧主義與唯物辯證法

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繼續，列寧主義因此被稱爲「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自牠的創首者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屢屢被曲解，修正，以致牠的革命本質完全被抹殺了，可是自列寧出現以後，馬克思主義才得着光明的發展。列寧可以說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科學性，澈底地暴露了修正主義的錯誤，繼續地具體運用於革命實際行動中。

列寧主義，雖然一般說是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的繼續，可是因爲許多客觀條件的不同，牠在許多問題領域上更進一步的具體化，這是說許多重要問題在列寧主義學說中得着新的，更明顯的闡明。馬克思處在一八四八年前後，當時主要的任務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革命的轉變，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只成爲革命的目標而尙不是革命直接的口號（指一八四八年左右）。列寧生長於帝國主義時代，卽所謂革命與戰爭時代，而他曾經領導完成兩次偉大的俄國革命，建設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許多主要問題如無產階級

專政問題，農民問題，革命轉變問題，民族問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等，在列寧主義中都有新的貢獻。

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牠的具體內容上有許多的分別，但是在理論的基礎上即方法論上則完全相同，兩方面同是運用唯物辯證法於具體的時代條件，不過因為客觀條件各異，所以得來的結果便不完全一樣。

前章中我們既經詳細的介紹列寧對於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的闡明，在那里既看出列寧整個的都是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而且更進一步向前發展，在本章中我們特別來分析列寧怎樣地具體運用他的哲學方法於實際的行動中，即所謂實際的辯證法。我們因為缺乏列寧的全集不能按着他的著作去詳細的解剖，不過在這里只提出幾個主要問題，作一概括的敘述。

最先我們來看農民問題，修正主義派如少數派（即孟雪維克）（註18），托洛斯基主義派對於這個問題見解的特點是站在形而上學的觀點，根本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農民在他們看來是整個的幼稚無政府成份的集團，牠只有破壞社會的秩序，無肯定的作用，

因此農民問題在他們的政綱上原則上被刪除了。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與列甯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

列甯以爲農民問題是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尤其在落後的農業國家，牠更有重要的作用。農民，在列甯的視線中，絕對不是一個形而上學的絕對不變的東西，牠是隨着經濟條件進化的歷史物體。農民在某時的作用可以這樣，在某時又可以不是這樣，這要看牠的經濟背景和牠的領導者是何等階級爲轉移。

因此，列甯主義對於農民的態度，絕對沒有永久不變的原則而是要隨着客觀條件不斷的變化的。列甯對於農民問題的策畧大致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農民問題主要口號是，結合整個的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統治。這種口號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據着客觀經濟條件，階級背景的分析的結果。農民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階級之一，牠受着封建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起來反抗地主，要求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平均分配，所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反對封建制度，建設

民主制度的革命，對於農民全體是有利益的，結合整個農民的口號，因此正是妥當適時的。

列寧在他的「社會民主黨與土地問題」中對於這個問題會有精密的分析，他在那里答覆農民是否一個階級問題，正表示列寧辯證法的應用。他說關於農民是否階級這個問題不能以形式邏輯的方式「是或不是」去答覆，而應該用辯證法方式即「是又不是」。俄國現在的經濟性質一般說來是封建的成份佔優勢，（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俄國）地主的剝削是農村中主要的剝削形式，所以農地主階級剝削的主要對象，牠在與封建地主對立的觀點上也就是一個階級——整個的階級；可是他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已有相當的發展，農村中已受了他的影響，農民內部分化出無產階級（即僱農）與資產階級（即富農）兩個對立的階級，農村經濟體系中除封建地主的剝削外，尙有新式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在這一點上，農民又不是一個階級。這樣一方面農民是一個階級他方面又不是一個階級——這顯然是矛盾，可是照列寧的話，這不是死板的矛盾而是活活的，生活自身的矛盾，即辯證的矛盾。只有在這矛盾上才能够了解農民的作用和意義。

農民對於地主已是一個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應該結合整個的農民反對地主階級，他方面農民內部已分裂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應該告訴僱農貧農，只有澈底的剷除一切階級的剝削制度，才能够得着完全的解放。

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對於農民的態度又變更了，這時不是結合整個農民，因為富農已經站在資產階級的地位去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已是在根本剷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那末富農亦包括在反對之列，所以這個時候的口號是密切的結合貧農，以牠作為後盾，使中農中立，堅決的反對富農。結合貧農，反對富農，這是很明顯的，不過中立中農這一點值得簡單的說明一下。

中農是指一部份農民，在經濟力量上比貧農強些，但未曾剝削剩餘勞働（即使有也是極少數），所以中農可以變作富農的同盟者，也可以與貧農結合起來反對富農，無產階級的任务是極力的使中農脫離富農的影響，使之中立而不致阻礙反富農的鬥爭。

對農民的态度自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却又改變了。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後盾仍是貧農，但同時必須極力的結合中農，使中農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並積極的向富

農進攻，最後到剷除富農階級。

農民自身具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方面想做資本家，高利貸者，投機商人，他方面却又是勞働者，這兩種傾向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無產階級的任務正是在與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鬥爭，克服牠不良的傾向，領導牠從散漫的，無組織的經濟到集中的有組織的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方向發展。

從上面簡單的分析中看來，列寧主義的農民問題完全是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原則運出來的結論，與那些少數派，托洛斯基主義派形而上學的不認「整個」農民革命作用理論根本不同。

其次，我們來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修正主義派如比倫斯坦一直到考茨基根本就否認了革命的轉變，因為他們以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可以經過「局部的漸變」即利用議會制度，不必經過突變（革命），方法上完全以通俗的進化論替代了革命的辯證法。少數派機械的了解革命的轉變，把兩種革命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看兩個革命中間有一條萬里長城遠隔着似的，以為革命的轉變必須有一定的死板的條件

，如文化程度，經濟的高度等等。托洛斯基主義者則根本抹殺了兩種革命的分野，詭辯的跳過必有的階段，急畧了階級的力量相互關係。這些反辯證法的觀點與列甯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

列甯對於革命轉變問題的觀點是完全辯證法的，他看兩種革命中間，絕對沒有萬里長城的遠隔着，反之兩方面有不分離的聯繫；第一個革命完畢便轉變於第二個，有時第二個又解決第一個的問題，兩種革命有時甚至互相並立着，混合着（參照他的十月革命四週年紀念〔論文〕）。

一九〇五年俄國的革命在牠的經濟內容上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的客觀任務是反對封建地主的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當時列甯的意見認為革命的主要口號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時間，工農民主專政在本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牠的使命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同時準備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小數派的意見，完全不同，他們主張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無產階級只在後面推動，（所謂尾巴主義）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了以後，再行來準備第二次革命。托洛斯基主義者則否認了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性質，即刻提「打倒沙王政府，建立工人政府」的口號，企圖跳過革命的階段。

列寧的意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仍舊沒有變更，因為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革命的任務絲毫沒有完成，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王政府成立了兩種政權，即資產階級專政的臨時政府與工農革命專政的兵工農代表蘇維埃，小資產階級的首領如少數派社會革命黨投降了，而列寧便主張準備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

當時列寧這種意見曾引起一部份同志的反對，如季諾維夫(註19) (Sinohiv) 卡門尼夫(註20) (Kamenyev) 等，他們認為二月革命雖然推翻了沙王政府，可是革命的任務並沒有解決，因此他們以為工農民主專政尚未實現，革命沒有轉變的可能，這種意見曾受列寧極力的攻擊。

列寧在他的轟動一時的有名「四月大綱」(按該大綱是列寧從外國回來才寫成的)內詳細的說明這個問題，他認為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王政府，使政權從一個階級(即地主)過渡於另外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這便是通常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的特徵，工農專政

也既經實現了，牠便是兵工農代表蘇維埃，不過這工農專政的實現不是在一種政治的形式而是在工農兩階級合作的關係上。季諾維夫，卡門尼夫的錯誤是不能把握客觀變動的關鍵，死板的牢守着被生活實現了政治形式而不知新的客觀條件要求新的政治形式。二月革命雖然事實上沒有剷除封建地主的統治，可是一般說來既經結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澈底推翻封建的統治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十月革命因此一方面剷除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他方面同時又解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即推翻了封建地主的統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與無產階級革命互相滙合，互相錯綜着。

列列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在「評斯夏諾夫」(Скрянов)的「革命論」中曾論及少數派對於革命轉變機械論的錯誤，斯夏諾夫以爲轉變於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有相當「文化的程度」，可是列甫認爲這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詭辯論。革命轉變固然需要相當的文化程度(究竟這種程度高低如何，誰也說不出的)但是爲什麼不能先把地主驅逐以後再提高文化程度呢？少數派這種理論事實上等於否認了革命的轉變。

托羅斯基主義者否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主張跳過必要的階段即刻建立「

工人政府」，這種理論曾被列寧痛加駁斥（見列寧論革命）因為托洛斯基主義者不懂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必須經過一種過程，這種理論實施的結果只有破壞工農聯合，取消了革命，托洛斯基主義者自以為他們的理論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們自稱為「不斷革命論」（有譯作永續革命論）其實這完全是曲解，修正馬克思的學說（直到現在無恥的托洛斯基主義者還咬着這塊「不斷革命論」的爛肉，向列寧派主義進攻，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小鬼也不要臉面在那里附和，真令人肉麻！！）。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與托洛斯基的在本質上完全不同，馬克思指革命要不斷的向前發展，不要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但馬克思絕對不會忘記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參照告共產主義者書）而托洛斯基一踏上舞台便高呼「工人政府」萬歲，忽畧了農民的革命作用。

十月革命完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影響，加促了革命運動的進展，他方面便是廣大農民革命暴動的興起，撼動了整個當時的社會，這種客觀條件不但使革命有轉變的可能，而且使這種轉變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十三年來蘇俄存在的事實正完全證明列寧轉變理論的正確。

再其次我們來看列甯的帝國主義問題理論，關於這個問題列甯的觀點與那些修正主義派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完全不同。希爾福丁（Hilferding）（註21）考茨基以為從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時代的發展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中經濟的競爭與恐慌完全消滅了，因為生產既經托辣斯化，辛提卡化了，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被克服了，沒有戰爭的危險，也沒有革命的必要，大家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建設社會主義，和平的達到世界太平。列甯從帝國主義發展分析得來的結論却正相反。

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前途列甯在他的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很詳細的分析過，他具體的運用辯證法的原則揭破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對立形態，各種聯繫，並指出牠發展的趨勢。帝國主義，在他看來，並不是與舊資本主義對立的，在本質上另外形成的一個新的，而又特殊的東西，帝國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即資本主義的繼續。所以帝國主義不但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更在原有的資本主義矛盾基礎上擴大起來。

爲要論證我們的敘述起見，特引出列甯的一段話，他說：

「帝國主義。照一般的說，是由資本主義底基礎的特徵發展與直接的而發生的繼續。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極高度的階段的時候，即資本主義底許多基礎的性質已經開始轉化成爲牠的反對物，而且從資本主義到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秩序過渡的特徵，已經貫通全線生出而且非常明顯的時候，牠便成爲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了。在這個過程中，經濟方面的基礎的東西，便是資本家的獨占代替了資本家的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已經形成資本主義及商品生產之一般的基礎的特徵。反之，獨佔便形成了自由競爭底直接的反對物。不過現在我們眼前的自由競爭，已經開始移化爲獨佔了。自由競爭，不但是喚起了大經營，驅逐了小經營，而把大經營堆砌成爲一個更大的東西，不但是促進了生產與資本的集積，而且因此亦促進了獨佔——即加特爾，新提卡，托辣斯，以及和這些聯絡着的被幾十萬大資本家支配的銀行——底發行與成長。但是獨佔並不排除生出牠的自由競爭。獨佔是在自由競爭之上或沿着自由競爭而存續着的。而且還因此特別惹起了更猛烈的，更大的矛盾，磨擦，衝突底——系列。這個獨佔，便形成了從資本主義到一個較高級的秩序的推移」(列寧全集第十三卷，304—305面)。

列甯這一段話的意思不外是說，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是的直接繼續物，不管牠底特徵的許多東西已經開始轉化爲牠的反對物，然而基礎的特徵底自身決不會變化的。自由競爭，屬於資本主義底基礎的特徵，獨佔是自由競爭的正相反對的東西。獨佔是自由競爭底產物與結果而且從自由競爭中生出來的。站在自由競爭上面的資本主義，在牠自身發展過程中，一定會不可避免地要分婉出一個牠自身底反對物的獨佔。不過從自由競爭中生出的獨佔，並不排除自由競爭，反轉是在自由競爭之上，且照着自由競爭而存續，所以帝國主義不但不能消除原有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且更因此喚起特殊猛烈的矛盾與衝突。

提及帝國主義問題，我們這里順便指出布哈林的「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理論」的錯誤。所謂「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理論要點，不外是說資本主義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一天天組織化起來了，競爭，恐慌，價格，自獨佔替代了自由競爭以後，完全變爲世界經濟市場的問題，資本主義漸漸克服了牠自身的矛盾——這種理論不外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理論的變相，原則上並沒有什麼分別，由上面列甯的話看來，牠同樣的患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即否認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傾向於和平轉變的空想。

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和他整個的革命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一切革命的策畧與戰術都從這個觀點爲出發點。帝國主義，照列甯的話，是次第類於死境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到這個時候已經達到牠的最後的階段——最後的形相，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即個人佔有制的衝突在這里既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解決這種矛盾只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轉變於社會主義，所以列甯稱帝國主義時代爲無產階級革命前夜，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最後決戰的時期。

最後我們在這里簡單的提出黨的發展問題，這也是列甯異常卓絕運用辯證法的例證。辯證法是論一切運動規律性的科學，黨的發展無疑地也受牠的規律支配着。黨是先進階級的代表起來組織爲解放本階級的政治機關，在黨的發展同一切事物一樣的經過辯證法的——即矛盾對抗鬥爭的發展，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的鬥爭，便是這鬥爭的最明顯形式。

列甯是黨——波爾雪維克的黨底創造者與領導者，他所以能够得着這種偉大的成績是因爲他能正確的把握黨的辯證法發展，他十二分的了解只有在長期不斷的鬥爭過程中

，才能够鍛鍊出鐵——政黨，革命群眾的先鋒隊。在俄國革命中列甯領導下的波爾雪維克的黨曾與各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堅決的鬥爭如一九〇五年革命前與經濟派，少數派鬥爭，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與取消派，托洛斯基主義派，召回派等鬥爭，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時與黨內狹隘主義鬥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前夜與季諾維夫，卡默尼夫等鬥爭，一九一九年與左派共產主義者如布哈林，拉特克(22)等鬥爭，以後又與工人反對派等不良傾向鬥爭，一直到列甯逝世以後這種鬥爭仍不斷的發生。波爾雪維克不妥協地與各種機會主義傾向奮鬥，堅決地揭破他們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剷除他們的影響，這種鬥爭不但不能破壞黨的組織，反之波爾雪維克只有在這種長期激烈鬥爭過程中鞏固牠的地位，擴大牠的影響。

這種黨的辯證法的發展列甯在他的「進一步，退兩步」中曾有異常精密的闡明，該書寫成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以後改爲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列甯綜合大會鬥爭的經過，作一系統的檢討。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俄國黨內發展過程中有很重要的意義；在該會中會引起激烈的討論，閉會以後黨遂分裂爲多數派即波爾雪維克派(取得多數的票數，

因而得名)與少數派即孟雪維克派(即得少數的承認因而得名)，黨內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組織問題，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問題等，列甯在當時與蒲列哈諾夫同是多數派的領袖。在該書的結論中列甯有下面的一段話，是每一位革命的辯證論者值得注意的，我們特把牠錄在這里。

『這些階段(按這里所謂階段是指第二黨代表大會爭論時經過的階段——如心)中的每一個都表示出特有的鬥爭情緒及攻擊的直接目標：每一個階段可以說是整個軍事動員的一部份。如果不把每部份的具體背景加以研究，便不能了解我們的鬥爭。——研究這個，我們便很明顯看出，這鬥爭的發展的確是走着辯證法的道路：少數變為多數，多數變為少數；每一方面從防衛變為進攻又從進攻變為防衛；思想鬥爭的出發點被「否定了」，開始要選，又開始「否定的否定」……最後我們回復於純粹思想鬥爭的出發點，但是這「正題」(Thesis)已吸收了反題的結果(Antithese)，變為合題(Synthese)，那個時候單獨的，偶然的錯誤即第一條章程的錯誤(按第一條章程是說明何人得加入黨為黨員之一部份，這個問題會引起激烈的爭論——如心)擴大為整個組織問題的機會主義體系，因為

這樣，我們的黨分裂爲機會主義和革命的基本派別更加明顯了。換句話說，不只是麥種的發展是照黑格兒式的（按照黑格兒式的是辯證法式的意思——如心）而且俄國社會民主黨員的互鬥也照黑格兒的方式」（列寧全集第五卷，21—220面）。

從上面的一段話可以看出黨的發展，照列寧的意見，也同樣的照黑格兒的辯證法規，經過矛盾的鬥爭，從正題到反題一直到最後的合題，即否定的否定，這樣不斷的發展。

有些折衷主義者以爲黨的鬥爭只有阻礙黨的發展，所以他們主張調和各派，防止鬥爭的發生，這種論調是根本不了解黨的辯證法規律性。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俄國黨內產生了取消派的傾向，這一派的特點是主張取消了一切不公開的革命組織，提議適應斯托里平（註23）的改良條件，以及迷信國會萬能等等，這種傾向曾被列寧所領導的波爾塞維克派極力的攻擊，因爲取消派客觀的作用等於取消了革命向反動勢力投降。但是當時黨內有一部份折衷主義派以托洛斯基爲首領，他們一方面並不批評取消派的錯誤，他方面却又不願意站在多數派的立場，只是徘徊於兩派中間作調和的中人，這種折衷主義

的傾向同樣的受列甯猛烈的攻擊。

折衷主義派在當時提出「黨的統一」的口號來調和黨內鬥爭，可是列甯堅決的揭破這種「統一」的假面具。列甯說，我們並不反對黨的統一，反之極力的贊成並實現黨的統一，但是所謂黨的統一絕對不是與機會主義的統一這種「統一」等於向機會主義投降，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只有先剷除機會主義的成份，換句話說列甯不要機械的「統一」而是要辯證的統一，這種統一只有經過激烈的鬥爭才能够實現。折衷主義者的錯誤是不了解黨的辯證法的發展，所以客觀只是幫助了機會主義者向黨的進攻。

提及黨的辯證法發展問題，我們這裏值得特別指出蒲列哈諾夫的錯誤，蒲氏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曾與列甯共同批評少數派的理論，可是自大會閉幕以後，他便無恥地向他們讓步，似乎以維持黨的「統一」，這種無原則的妥協正表示蒲列哈諾夫根本不了解黨的辯證法發展，所以結果蒲氏只有與少數派一同墜入機會主義的泥坑。列甯的偉大，在這一點上，不是蒲列哈諾夫所能望其項背。

上面，我們不過是提及幾個主要問題來作說明列甯具體運用辯證法的例證，當然這

只是許多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列甯除上述的幾個問題以外，沒有一個問題不是根據辯證法的，如國會問題，民主與專政問題，戰爭問題等等都是卓絕的例子。辯證法的思想佈滿於整個列甯主義理論體系中儼如命脈似的撐持着，從「什麼是人民的朋友」起一直到「論合作社」止，辯證法好像鐵鋼一樣聯絡着。

一提到什麼問題列甯總是說要具體分析客觀的條件，背景以及各方面的聯繫及其發展，「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久是具體的」，這句話是列甯片刻不能忘記着。當他批評各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如少數派，托洛斯基主義者，折衷主義者等的時候，他總是指出他們方法上的缺點，說他們不能具體的把握事物的本質，不能在動的過程中去認識現象。

研究過列甯主義的人們大概都知道他常常慣用轉變這個名詞，例如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從資產階級專政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轉變，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轉變，從機會主義到社會狄薩主義的轉變，帝國主義戰爭到國內戰爭的轉變，資產階級民主到無產階級民主的轉變，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等等，不勝枚舉，這個轉變並不是簡單的口頭禪而是具體運用辯證法的結晶，修正主義派的特點正是否認了

這個轉變的意義，形而上學地了解事物的變化。

列甫主義在整個內容上，說來都是辯證法具體化的結果，所以脫離辯證法，我們便無從而了解列甫主義的本質。蒲列哈諾夫說「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這句話，在列甫主義上也是同樣的適合。

列寧與哲學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譯者 江鏡泉

發行者 延安同安南大街
大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一九三八年一月再版

#10
312182

發售二角

0.30